

七
國
攷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七 國 牧
(一)



3 0649 0529 6

董 說 撰

本館據守山閣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七國攻十四卷明董說撰說有易發已著錄是編載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制度分職官食貨都邑宮室國名羣禮音樂器服雜祀喪制兵制刑法災異瑣徵十四門皆採掇諸書以相佐證略如會要之體大致以戰國策史記爲本而以諸子雜史補其遺缺其所援引如劉向列仙傳張華感應類從志子華子符子王嘉拾遺記之類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說之雜記皆據爲典要而月令所載太尉大酋之屬注者明曰秦官乃反遺漏未免去取不倫又旣以七國爲名自應始自分晉以後而秦之寺人上引車駢楚之兩廣遠徵左傳則於斷限有乖新

序載魏王欲爲中天之臺許瑄諫止未必實有其事卽有之亦議而未行而魏官室門中乃出一中天臺莊子載無盛鶴列於麗譙葢城闕之通名非魏所獨有乃於魏宮室中標一目曰麗譙琴操載韓殺聶政之父乃古來之常制非韓所創乃於韓刑法中標一目曰殺亦嫌於苟盈卷帙至於秦水心劍事本見續齊諧記乃云白帖秦舍晉侯於靈臺本見左傳乃云列女傳亦往往不得其出典觀其前後無序跋而齊職官門注封君后妃附乃祇有封君而無后妃殆說未成之稿偶爲後人傳錄歟然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經傳可稽秦漢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雲擾策士縱橫中間一二百年

典章制作實蕩然不可復徵說能參考諸書排比鈎貫
尚一一各得其崖略俾考古者有徵焉雖間傷蕪漫固
不妨過而存之矣

七國攷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明董說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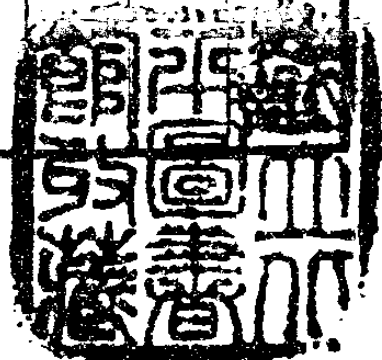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秦職官

封君后妃附

相

國策衛鞅亡入秦孝公以為相史記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
 更元七年樂池相秦案禮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
 士下士凡五等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公國孤一人大國三
 卿皆命于其君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
 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每國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
 夫一命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至于周衰諸侯失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正卿當國皆謂之相楚謂之相亦謂之令尹荀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而心愈卑淮南子曰蘧伯玉爲相又子產爲鄭國相孔子攝行魯相事公儀休爲魯相戰國又不可勝數矣

左右丞相

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茂爲左疾爲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爲丞相按物原云諸臣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是獻公之時已置丞相武王特加左右之名耳杜氏通典曰丞相相國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幾曰丞相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止二人是以置左

右丞相無三公官漢官儀云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余按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是二世時又有中丞相矣

相國

杜預曰始皇始置相國余按范曄傳秦昭王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是昭王時有相國又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見秦紀

師

商君傳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傅

詳見師

上卿

國策秦王大說姚賈封千戶以爲上卿又秦封甘羅爲上卿

亞卿

晉公子雍仕秦爲亞卿見左傳

客卿

史記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

上大夫

虞氏春秋秦繆公贖百里奚于楚欲爵之百里奚曰臣不及臣之友臣之友曰蹇叔是察於王道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右大夫

左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又秦右大夫說

中大夫令

史記秦始皇九年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正義曰中大夫令秦官也齊名也

五校大夫

秦昭王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見國策

將軍

穰侯傳昭王以冉爲將軍

護軍將軍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護軍將軍從秦官舍人李斯爲之漢表

無此
文

國尉

白起傳白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通鑑秦尉錯伐魏襄
城注尉國尉也月令云立夏命太尉贊桀俊注太尉秦官按
尚書中候舜為堯太尉故徐陵碑云舜為太尉於是九澤載
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

廷尉

李斯傳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
二十餘年竟并天下據此秦并天下以前有廷尉

都尉

通鑑秦始皇二十二年楚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注此

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又秦使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

中尉

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

軍尉

應劭漢書注云秦惠文王置軍尉又國策有尉注有尉軍尉也

衛尉

史記秦始皇九年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

十人皆梟首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秩史

史記秦襄公十三年初有秩史以紀事

御史

劉歆七略云戰國秦趙皆立御史又秦御史見廉頗藺相如傳按周禮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

內史

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漢書百官表云內史周官又應侯謂昭王曰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有非相國之人者乎注尉內史秦二官名

長史

李斯傳秦王拜斯爲長史

大良造

史記惠文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昭襄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國策右行秦謂大良造注秦官也以良作梁庶長

史記惠文王更元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余按秦爵二十等有左庶長右庶長此庶長當別是一官如有五大夫官大夫又有大夫也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又亢倉子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侵晉余按春秋時

有秦景公卽景主也蓋秦在春秋時卽有庶長之官

太守

風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郡太守史記昭襄王十三年任
鄙爲漢中守漢書百官表云郡守秦官

縣官

史記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從玉海
云周官有縣正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
公曰大夫其職一也戰國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
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

令

商君傳秦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

丞

詳見令

常侍郎

物原云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李斯傳李斯求爲
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

郎中

國策段產謂新城君曰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不能使
人無議臣於君荆軻傳秦有郎中又韓非子秦惠王愛公孫
衍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
執法

國策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法殿中法官

謁者

史記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漢明帝詔曰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劍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中車府令

蒙恬傳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傳言秦王知未并天下之前也

右行

國策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伯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注云石行一作右行右行秦官也

佐弋

詳見衛尉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爲佽
飛掌射弋者

主簿

風俗通曰秦昭王時蜀守李冰與江神鬪主簿刺殺江神按
玉海云主簿漢晉有之不言秦官應麟失攷也

主魚吏

劉向列仙傳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繆公時主
魚吏也

里正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出一牛而家爲禱王嘗其里正

與伍老屯二甲里正者司鄉邑者也

主鐵官

司馬遷傳司馬靳孫昌爲秦主鐵官按楊升庵外集紀秦官
名有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渴官林官疇
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橘官苑官滙浦官皆秦
官名而漢因之雜見於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余意秦并天下之後所置故鐵官外不具錄

市官

華陽國志張儀與張若城成都置鹽鐵市官并長丞

寺人

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鄭箋云欲見國君者先令寺人使

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官傳云寺人內小臣也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

著人

秦別紀云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伯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卽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屏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於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著人之禍也

侍醫

史記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掌卜

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杜預曰徒父秦之掌龜卜者

大祝

集仙傳注蕭史爲秦大祝

宗祝

秦詛楚文云又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郤馨布愍告於不顯大沉久湫按周禮有大祝小祝器祝詛祝宗祝疑詛祝之類也

舍人

史記始皇初卽位李斯爲舍人注主廐內小吏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

行人

道書注秦昭王時行人張固至楚按左傳文公十二年秦行人夜戒晉師

中庶子

中庶子蒙嘉秦王寵臣見刺客傳

少庶子

國策甘羅爲文信侯少庶子蓋家臣也

徹侯

十二

商君爲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徹侯二十關內侯十九大
庶長十八駟車庶長十七大上造十六少上造十五右更十
四中更十三左更十二右庶長十一左庶長十五大夫九公
乘八公大夫七官大夫六大夫五不更四簪裹三上造二公
士一詳應劭漢儀後漢志云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
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
列侯

關內侯九十

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荀綽百官表註曰
時六國未平將相皆居關中故以爲號按呂覽春秋齊景公
時已有關內侯又嬾真子云僕仕於關中嘗見一方寸古印

印文云關外侯印然疑古有關內侯不聞有關外侯後於魏志見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級以賞軍功關外侯乃其一也

大庶長八十

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卽將軍也所將庶人更卒故以爲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也

駟車庶長七十

言乘駟馬之前而爲衆庶之長

大上造六十

大上造少上造言皆主上造之士

少上造五十

詳上

右更十

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

中更三

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闕與

左更二

昭襄王時有左更白起及左更錯

右庶長一

言為眾列之長

左庶長十

孝公拜鞅為左庶長秦舊有此官

五大夫九

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至大夫皆軍吏也昭襄王十三年五大夫禮出亡奔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四十八年五大夫陵攻趙邯鄲至始皇封松為五大夫

公乘八

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傅子云臨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

公大夫七

漢舊儀云公大夫領行伍兵漢書高帝紀曰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師古注云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官大夫 六

官大夫亦謂之國大夫

大夫 五

傅子云大夫者在車右也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又穀梁疏云秦無大夫秦處西戎罕接諸夏繆公始有大夫

不更 四

不更者言不預更率之事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秦桓公時已有不更女父見左傳

簪裹 三

以組帶馬曰裹簪裹者言飭此馬傅子云駕車馬者其形如

簪故曰簪裹

上造二

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

公士一

言有爵命異於士卒 史記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

一級按納粟拜爵始此

商君以下附

史記孝公以衛鞅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竹書紀年云周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尙胡應麟曰史無封尙之文尙恐商字之誤

涇陽君

范曄曰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
昭襄王同母弟二曰顯高陵君也曰湮涇陽君也

華陽君 新城君

宣太后二弟冉同母辛戎異母辛戎封爲華陽君又號新城
君國策注云新城君辛戎也

高陵君

詳見涇陽君

嚴君

史記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
號嚴君疾樛里子名也

武安君

昭襄王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二十七年白起攻趙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楚王走周君來自白起爲武安君

長安君

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在始皇八年見漢書五行志

安國君

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

陽泉君

呂不韋見秦質異人奇之爲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以上並見史記王符曰戰國之制將相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

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受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滛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予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信哉

昌平君

史記嫪毐爲亂王使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

昌文君

詳見昌平君

武信君

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見傳

剛成君

國策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蔡澤傳

云號為綱成君與國策異余按戰國封君有二一以封地為號如秦之華陽涇陽新城陽泉齊之安平楚之彭城襄城魏之平都中山之類是也一特立名號如秦之剛成武信齊之孟嘗楚之春申春申傳注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孟嘗亦非趙之馬服信平武襄長安之類是也蓋乃號耳

南鄭公

北史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周時李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與族為將軍生子伯佑建功北狄封南鄭公

穰侯

昭王時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見穰侯傳

蜀侯

華陽國志秦惠王封子通為蜀侯七年復封子惲為蜀侯十五年封惲子綰為蜀侯

應侯

史記范雎封為應侯秦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仲時以為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文信侯

異人既以不韋計得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監田十二縣

長信侯

秦封嫪毐為長信侯上並見史記 右封君

王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長使

少使

應劭云秦自惠文王後嫡稱王后次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史記昭襄王母芊八子是也 右后妃爵秩

田齊職官

封君后妃附

相

國策鄒忌為齊相

司馬

齊王建入朝于秦雍門司馬前諫見國策余按齊桓公時置王子成為大司馬景公以穰苴為司馬蓋春秋列國皆置司

馬也

師

通鑑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傅

呂氏春秋齊宣王使淳于髡傅太子

太傅

國策齊逐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王聞之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注太傅本周官當是齊之大臣

御史

史記齊威王置酒後宮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不過一斗徑醉矣按戰國並置御史

太史

史記淳齒弑閔王於鼓里太子法章乃解衣免服逃去爲太史家灌園太史后氏女知其貴人也善事之注后姓也太史官名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左傳疏云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太史

右師

王驥爲齊右師見孟子余按趙有左師古人吉禮尙左唯喪

禮軍禮尙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元代制度丞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秦於金石文及本紀稱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可證

士師

劉向孟子注士師田齊獄官余按先齊景公時有士師見晏子春秋

祭酒

荀卿三爲齊祭酒見劉向目錄按史記注云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漢書注應劭云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云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酬

博士

五經異義曰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班固亦云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

卿

孟子爲卿於齊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

上卿

說苑淳于髡立爲上卿

客卿

蘇秦傳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王以爲客卿

大夫

册府元龜魯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

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

上大夫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見史記劉向荀子目錄曰方齊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咸作書刺世是時荀卿年十五始來游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余按列大夫卽賜列第爲上大夫也或曰齊有上大夫又有列大夫非

中大夫

韓子云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上將軍

說苑田單爲齊上將軍史記作將軍

駙駕

韓子造父爲齊王駙駕

執法

詳見御史

掌書

呂氏春秋春子諫大室宣王召掌書曰書之蓋史官也劉向作召尙書書之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柄言師者訓其徒言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主其事言氏者世其官言人者終其身

郎中

韓子齊威王時有郎中

諸侯主客

滑稽傳齊王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按周禮有掌四方賓客主卽掌也

謁者

國策先生王斗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注謁者掌賓讚受事延引也

五官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見國策鮑昭曰曲禮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凡也正曰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高曰五

官齊之計簿書者或作五大夫非也按楚亦有五官

守

河 山東志盼子戰國時人齊威王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于

令

雜事篇云齊田單為卽墨令

靖郭君

以下附

國策靖郭君將城薛舊注田嬰諡正曰此據史文索隱曰靖郭當是封邑之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也按戰國臣死無諡索隱為是耳靖郭君又名薛公

孟嘗君

見國策田嬰子田文也

安平君

貂勃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注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成侯

成侯鄒忌為齊相高誘注成齊邑按田齊世家鄒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居壽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則成侯為號矣

楚職官附封君

令尹

史記郝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圍為令尹考烈王以左徒

爲令尹封於吳號春申君應劭曰令尹楚相也陳軫所謂國
冠之上又國策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以此見
楚令尹爵位最高傅遜氏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
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卽誅死所以強大累
世而威略無下移固其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
也

小令尹

國策爲公仲謂向壽曰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一作

柱國

史記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

上柱國

國策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又上柱國子良八見通典云柱國上柱國皆楚之寵官宛委餘編云上柱國楚爲勳官在令尹下諸卿上其後隋爲從一品階官在唐則爲四品以後階官皆不甚尊

相國

國策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庸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

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注相國楚官楚有相國柱國又楚
置相璽

將軍

史記楚成王三十九年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
將軍子玉請戰楚共王十六年共王召將軍子反

上將軍

說苑田忌去齊奔楚楚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
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繻將
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首而反耳

大將軍

史記楚懷王十七年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

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

裨將軍

詳上

太宰

左傳楚靈王卽位遠罷爲令尹遠啟疆爲太宰先是伯州犁爲太宰被殺

少宰

左宣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注少宰官名

太師

史記穆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

少師

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太子太傅

史記平王時伍奢為太子太傅无忌為少傅

左專作者為太子建師費無極

為少師荀綽晉百官表曰太子太傅唐虞官

太子少傅

詳上

保

楚文王不治政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云云見呂氏春秋又楚語鍾儀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

夕於側也

司馬

史記楚靈王十二年吳越兵立子比爲王公子子哲爲令尹
乘疾爲司馬

大司馬

國策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又左傳公子圍殺大司
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
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
而王之四體也

右司馬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

左司馬

韓詩外傳楚使申鳴爲左司馬又國策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擊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又左傳載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子無畏爲左司馬

司徒

左傳楚令尹爲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司敗

左傳子西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請歸死於司敗也杜預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司官

左傳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大夫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官足以辱晉我亦得志矣注司官謂加官刑使爲司官之官也

莫敖

左傳有莫敖屈瑕注莫敖楚官名又國策威王問於莫敖子華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按楚改司空爲莫敖

新造盭

國策楚冒勃蘇曰臣非異楚使者新造盭鮑昭曰楚官余案戰國官號之奇者如新造盭犀首是也姓名之奇者如董之繁菁及昔成帝是也

大夫

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又懷王時上官大夫
按穀梁傳云楚無大夫疏云無大夫凡有三等之例曹無大
夫者本非微國後削小耳莒則是東夷本微國也楚則蠻夷
之國僭號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故不得同中國之例也冊
府元龜云楚命大夫爲公余意楚公尹之外又有大夫之官
但列國大夫皆尊爵楚不過備官耳

上大夫

齊桓公七子奔楚楚以爲上大夫見史記

五大夫

呂氏春秋荆文王曰莫嚙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

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

三閭大夫

離騷注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羣下應對諸侯按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食采於屈國氏焉屈重屈蕩屈平屈建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晉從

關中

公

杜預曰楚僭號縣令皆稱公葉公諸梁申公闞班之類是也

册府元龜云魯謂之宰齊謂之大夫楚謂之尹亦謂之公公
爵在侯伯之上楚借天子之號故命大夫爲公也又銅龍志
云鄭公潭者乃楚之鄭鄉守邑大夫借稱公故世以爲鄭公
潭耳漢書孟康注云楚舊借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卿

楚武王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見離騷注

上卿

譙周二巴記云周末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晏子請師於楚許
以三城楚王與師晏子既平巴國旣而楚遣使請城晏子曰
吾城許予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

楚王楚王曰吾得臣若巴晏子何以城爲乃以上卿禮葬晏子頭

執珪

文選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國策注楚國之法破軍殺將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者謂旣爲上柱國之官又虛受執珪之爵也余按上柱國執珪皆楚官名封上爵執珪卽今尙書加官保之比文選注未明國策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注通侯執珪皆楚官又楚襄王以執珪授莊辛淮南子云伏非爵爲執珪又云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又云吳起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徐注滅爵滅執珪之類

通侯

詳見執珪

三旌

莊子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旌之位法三旌三公位也可馬
本作三珪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韓詩外傳作昭王請屠
羊說為三公一官爾或稱三公或稱三旌或稱三珪也宋玉
招魂三珪重侯聽類神只王逸云三珪謂公侯伯也

五官

國策楚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獻典五官得法劉歆云楚
之五官者五卿也或云如秦五大夫一人官之者也

太史

張華感應類從志云有蒼雲圍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
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爲之
半滅春秋文耀鉤作唐舉詳見災異攷

左史

國語左史倚相王應麟玉海云左史楚之史官也韓詩外傳
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

左徒

史記頃襄王二十七年使左徒侍太子於秦考烈王立以左
徒爲令尹封於吳蓋黃歇初爲左徒官也又屈原爲懷王左
徒正義曰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右領

左傳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注
右領官名

令

史記楚以荀卿爲蘭陵令又辛尹文爲江南令見春秋翼

典令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
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
烏鵲不爲鵲也

市令

史記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悅市令言之相相
言之王

市長

真仙通鑑云宋來子楚莊公時市長

尹

左傳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郢處使間敖尹之

亞尹

亢倉子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和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

王尹

左傳楚莠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孔穎達疏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曰王尹主宮內之政余按今本王作工然楚自有工尹此當是王尹也

右尹

史記靈王聞太子祿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又左傳有右尹子辛右尹子革通志世族略有右尹氏

左尹

左傳楚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通志有左尹氏云楚左尹卻宛之後項羽本紀云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蓋仍楚舊又廣陵人召平矯陳王命拜項梁爲楚王上柱國懷王以呂青爲令尹

工尹

見上又左傳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檀弓有工尹南陽注工尹楚官名

寢尹

左傳注柏舉之役寢尹由于以背受戈

莠尹

左傳楚莠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杜預曰二尹楚官然麇其名通志作季尹

藍尹

通志氏族略云藍尹氏楚大夫藍尹廩之後也楚書云藍尹陵尹分掌山澤位在朝廷

監馬尹

劉向云楚有監馬尹宮廐尹楚有監馬尹大心

宮廐尹

詳上左傳公子圍弑王宮廐尹子皙出奔鄭

中廐尹

左傳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筮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誇譎
杜預曰左尹卻宛也中廐尹陽令終

芊尹

史記靈王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好王
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奉之以歸

環列之尹

左傳楚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
列之尹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

清尹

通志楚有清尹弗忌清尹楚官號也

陵尹

通志氏族略陵尹氏楚大夫陵尹喜陵尹招之後陵尹楚官

箴尹

左傳有箴尹克黃玉海云楚有箴尹之官又楚有鍼尹國見

定公四年箴一作鍼

連尹

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

公子囊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

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

楚於是乎能官人又楚連尹襄老

縣尹

左傳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
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
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鬻尹

左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郊尹

左傳楚子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許氏說文曰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

玉尹

新序荆人卞和奉玉璞而獻之楚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玉

尹掌玉之官也

卜尹

史記楚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故卜尹亦曰卜大夫也

樂尹

左傳楚子入於郢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大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楚子昭王也樂尹樂大夫也

門尹

左傳石乞尹門注爲楚門尹也

樂師

左傳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
俘馘杜預曰師縉楚樂師也又楚有樂師扈子作窮劫之曲
見吳越春秋

樂長

焦竑云予得漢延熹中碑云優孟楚之樂長史記所謂樂人
優孟者也

冷人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
曰冷人也注冷人樂官名古冷氏世掌官因以為號冷音伶
封人

詳見司徒

銷人

史記楚靈王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
韋昭曰今之中銷

工正

左傳爲賈爲工正

軍正

列子魯施氏之子好兵楚王以爲軍正

廷理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
廷理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

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
犯王命而察觸國法也或作廷尉

郎中

國策朱英謂春申君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入臣
請爲君撞其胸殺之

正僕

左傳昭十三年陳蔡入楚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
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注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
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

謁者

國策蘇秦謂楚王曰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帝

闔

詳司宮卽司門之官也職比大闔較卑

大闔

左傳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涪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闔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預曰大闔若今城門校尉官

御士

左傳于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注云御士御王車者之官也

周亦有御士

太官

史記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墻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籠竈爲之槨銅鏹爲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知聞也

銅官

圖書記云楚設銅官鑄錢洲上遂名銅官按一統志銅官渚

在湖廣長沙府城北六十里有洲舊傳楚鑄錢處卽銅官洲也

太卜

屈原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注太卜楚掌卜者之官按周禮有太卜

嗇夫

楚有嗇夫空詳見相國

主酒吏

許慎淮南注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

遂圍邯鄲也

庖宰 監食

賈子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吾食寒菹而得蛭念譴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遂吞之

關吏

吳越春秋子胥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按周禮有司門司關

堂谿氏以下

史記吳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或作堂谿公
白公

楚惠王二年于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
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
有白亭

春申君

考烈王以黃歇爲令尹封於吳號春申君

彭城君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注彭城屬楚以上並見史記

襄城君

說苑有襄城君

鄂君

楚辭後語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棹
越人擁棹而歌

鄢陵君 壽陵君

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

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注云失其姓蓋楚之幸臣

陽陵君

莊辛說襄王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
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臨武君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之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以
上並見國策

陽文君

史記黃歇爲楚太子計曰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以
秦

州侯 夏侯

詳見鄢陵君

陵陽侯

荆王封卞和為陵陽侯見謝詩注

趙職官

附封君

丞相

國策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五大夫注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據此則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按魏亦有丞相見魏職官

相國

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肥義為相國見趙世家應劭曰相國之名始此秦漢因之又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

假相國

廉頗傳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又趙世家孝

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注假相假名相也余按項羽斬宋義頭自立爲假上將軍韓信破齊遣使立爲假王其端有自起

守相

國策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注守假官也

代相

見後官帥將

柱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王三延之以相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君刺之注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

左師

國策左師觸龍願見太后注春秋之時宋有左右師上卿也
趙以觸龍爲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齊有右師王驩

師

史記趙烈侯好音將賜歌者田萬畝相國公仲連乃進牛畜
荀欣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荀欣選練舉賢徐
越節財儉用烈侯悅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或曰師卽右師之官也

傅

國策武靈王二十五年使周紹爲王子傅

司寇

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見史記胡三省云司寇

周六卿之一也

左司馬

張孟談告趙襄子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死以成其忠注左司馬張孟談自謂也見國策余按趙必有左右司馬

上卿

韓詩外傳趙以孫子為上卿史記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藺相如傳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王劭按董勛荅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

客卿

春秋後語東里子趙之客卿也

大夫

史記趙武靈王立何爲王大夫悉爲臣

上大夫

相如旣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見史記

中大夫

韓非子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按左傳晉有中大夫

五大夫

詳見丞相

夢大夫

占夢書引趙史記云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不出三日必寤寤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一羆來欲援我帝命我射之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夢大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於府按趙世家無夢大夫三字

國尉

史記趙以許歷爲國尉

都尉

新序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胡三省通鑑注曰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都尉

中尉

詳見師

尉文

史記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注尉文官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或作邑名又作尉官文名俱非是

將軍

史記幽繆王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尙擊之

大將軍

文選注李牧爲趙大將軍又史記云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按左傳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又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

官帥將

漢書馮奉世傳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扞拒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

子爲代相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師

中候

趙奢傳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

內史

詳見師漢書百官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御史

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獻書於大王御史應劭曰御史立於陛下者猶云陛下舊注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趙亦有此官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者余按廉頗藺相如傳相如願趙御史曰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鼓缶是又紀事之官矣

尹史

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詳見災異攷

筮史

史記孝成王夢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明日召筮史敢占之
注筮史官敢名也周禮有筮人古筮字

代史

竹書紀年慎覬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
服代史不知何官姑附於此

郎中

國策秦召春申君因而留之泄鈞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
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應劭曰郎中趙官名

中庶子

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毋有急乎中庶子之好言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按扁鵲傳作號太子不審孰是姑存之

行人

國策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注行人趙官又趙簡子時有行人燭過見韓非子

宰人

莊子說劍云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王者趙文王也又史記趙襄子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命宰人各以斗擊殺代王注宰人趙之卑官余按宰人卽周庖人

之類

命

詳見中大夫

家命

古今注云羅敷為邑人千乘王氏妻王氏後為趙王家命家

命疑官名

宦者命

杜氏通典云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宦正官
伯官人內宰闈人寺人戰國時有宦者命注云趙有宦者命
繆賢是也

博聞師

史記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立博聞師三人左右可過二人應
劭曰博聞師趙諫官余按可過乃諫官耳博聞師當是備顧
問者

司過

詳見博聞師按湯有司直之臣周禮有司諫中士二人史二
人徒二十人

司日

劉向錄云趙武靈王立司日出納王命余按國語趙簡子田
于嬖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
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
適嬖而斃不聞臣敢煩當日注當日簡子當日之官武靈司

曰疑卽此官也

太卜

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
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
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
之

典門

子華子云子華子逢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
召而語之以其故余按古有典門之官呂氏春秋又云趙簡
子時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

黑衣

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注黑衣衛士之服也沈約史記注云黑衣趙官名戰國時官制紛亂如魏之犀首齊之祭酒皆緣事起名不仍周舊趙衛宮之官衣黑衣遂名黑衣也

驂乘

少室周爲趙襄王驂乘見孟子注

筆吏

呂覽章句趙簡子以周舍爲筆吏

津吏

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

傳舍吏

春秋後語秦急圍邯鄲邯鄲且欲降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今邯鄲之民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敝衣不完糟糠不厭君器物鐘鼓自若使秦破趙安得而有此哉

田部吏

史記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

奉陽君

以下附

蘇秦說趙肅侯曰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注肅侯令其弟成相號奉陽君

安陽君

惠文王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

平陽君

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爲平陽君

華陽君

白起傳趙封馮亭爲華陽君

武陽君

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武襄君

孝成王十六年以樂乘爲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武安君

幽繆王三年秦政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
牧爲武安君又蘇秦傳趙封蘇秦爲武安君以上見史記

建信君

國策建信君貴於趙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建
信君無攷

平都君

國策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謂趙奢曰吾非不悅
將軍之兵也

廬陵君

馮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廬陵君孝成王母弟見趙記
代成君

趙世家襄子平代遂以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長安君

趙世家孝成王三年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

信平君

史記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正義曰信平廉頗號也言篤信而廉平也

馬服君

惠文王二十九年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見史記說在趙兵制中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誤陳餘遺章

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注奢子括代號馬服

望諸君

樂毅傳毅知燕惠王之不善長誅遂西奔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平原君

平原君趙勝見國策

春平君

悼襄王時秦召春平君泄鈞為之說文信侯注春平君趙太子也

李侯

平原傳秦圍邯鄲急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得敢死士三
千人與赴秦軍秦兵遂罷李同戰死趙封其父為李侯徐廣
曰河內成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李同父所封

魏職官附封君

丞相

史記蘇代曰太子自相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務
以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注魏置丞相余按太子自相亦奇

師

通鑑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虞夏商皆有師保疑丞
師古官也

傳

史記翟璜曰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胡三省云傅者傅之以德義因以爲官名

司徒

芒卯謂秦王曰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長平王屋浴林之地也見國策按左傳晉以僖侯廢司徒注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爲中軍魏有司徒知三晉之官非晉舊也

犀首

春秋後語魏以犀首官公孫衍劉向別錄云犀首大梁官名公孫衍嘗爲是官因號犀首蓋以官號也可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

將軍

魏有將軍王敖見劉向孟子注

上將軍

國策迎孟嘗君為上將軍魏世家今太子申為上將軍信陵君傳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

客將軍

國策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應劭曰魏有客將軍官

五乘將軍

韓子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昭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

陽山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按將軍周末官此言伯夷以將軍葬無攷注五乘將軍謂養之以五乘爲將軍也余謂注非也當是五乘之將軍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乘凡三百七十五人

公乘

說苑魏文侯時有公乘不仁公乘疑官名晉有公乘之官是也

大夫

孔叢子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國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上大夫

尹文子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中大夫

史記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注戰國之時仍周制
置上中下三大夫隋書百官志曰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
既文置官彌廣逮於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仍周
制

國大夫

韓非子吳起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
大夫賜之上田宅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表

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
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
異文而同實也

五大夫

國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大夫使爲持節尉或作執節尉呂氏云謂兼持節尉也

關內侯

爲實屢謂魏王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見國策

上卿

新序魏文侯召翟黃入復爲上卿

持節尉

詳見五大夫注持節尉尉之持節者按周禮有掌節

御史

國策安邑之御史死注六國已遣御史監郡不自秦始也

守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置西河之守見說苑又吳起爲

西河守

令

西門豹爲鄴令見淮南子

樂人

桓譚新論云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
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以鼓琴日

以爲常無所服餌

虞人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見國策注虞人掌山澤之官按周禮有山虞澤虞

舍人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奉使

御庶子

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史記作中庶子注云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或以爲御庶

子痤之家臣如甘羅爲文信侯少庶子也白帖作公叔之少子誤矣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胡三省曰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舍人青絲編曰中庶子魏官時公叔痤相魏中庶子其屬官也故曰痤有中庶子公孫鞅

博士

漢書賈山傳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主書

呂氏春秋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

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

信安君以下

國策秦召魏相信安君注史不書無攷

平都君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

隱陵君

詳見宮室攷

安陵君

國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按征羌侯國有安陵亭

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魏國見史記曹子建七啟

云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盛虹蜺

甯陵君

魏豹傳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

中山君

魏文侯封擊爲中山君見韓詩外傳及說苑

龍陽君

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胡元瑞筆叢云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見名疑今以爲男子非是余按古來美人諒亦

有稱龍陽者非男子矣婦人封君至隱怪也天下守箋注童而習之不知其非誣女爲男號爲幸臣封君之奇反聳瞽焉譬如晦夜不見星斗獨有雲霧

除甯侯

續春秋云魏龐涓爲除甯侯

韓職官

附封君

相國

國策謂韓相國曰人之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史記韓懿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司空

呂氏春秋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

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一曰司空地官雖空處皆得司也言自地以上無不司

太守

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願以上黨人之趙趙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見通鑑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時始置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余按國策中太守數見正義誤

縣令

詳見太守

封人

詳見司空

客卿

客卿為韓謂秦王見國策注云韓重客卿位在相國之下一等

大夫

琴經疏聶伯為韓大夫出使於秦作怨離之曲別老母稚妻也

中庶子

國策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及急擊公叔

典冠

韓非子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

廩吏

韓子韓昭侯之時廩吏竊黍種

燕職官封君祿制附

相國

國策秦客卿謂穰侯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又韓非子邲人有遺燕相國書史記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又燕王喜命相栗腹約歡趙趙世家作燕王令丞相栗腹約

歡

上卿

蘇代說燕昭王王曰吾請拜子為上卿又太子丹尊荆軻為上卿並見史記

亞卿

樂毅傳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

大夫

王喜時有大夫將渠詳見兵制攷

太傅

史記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太

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

將軍

史記燕噲讓位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

上將軍

典略燕以樂毅爲上將軍

御書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應劭曰御書猶尙書也余按趙亦有御史蓋謁者之官

右御

韓非子右御冶工見外儲說

境吏

國策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

豕宰

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固不
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
十五年大如沙獮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
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斤其巨無用燕相
謂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膳之

衡官

詳上按周禮有林衡川衡

水官

詳承宰

宰夫

詳承宰周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燕之宰夫乃膳人矣自春秋以來皆然

女伶官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迺使女伶代唱其曲余按伶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故後世號樂官曰伶官女伶者女樂官也周禮有女祝女史後代有女尙書女侍中女學士女博士之類又有女將軍女司樂女司樂卽女伶官也

昌國君附以下

史記樂毅勝齊燕昭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及樂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爲昌國君

奉陽君

國策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正義曰奉陽君李兌

成安君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主 右封君

三百石

史記燕噲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注以石計祿始見於此又秦范雎曰自斗食以上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王翦歸

斗食以下秩呂不韋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孟子爲齊卿其
祿十萬鍾七國祿制僅見於此姑附燕職官俟博聞者 右
祿制

七國攷卷一終

七國攷卷二

秦食貨

戶籍河渠附

轅田

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開阡陌杜氏通典云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地復三代無知兵事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彊天下無敵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買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始矣民田多者以千畝爲畔無復限制王氏曰古者遂廣二尺溝四

尺逾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車馬畛容大車涂容
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
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
計今商君除一時之害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旨失矣蔡
澤稱商君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
深固非大用其力以決裂之不能掃滅其跡也陸深傳疑錄
曰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
爲畝秦孝十二年秦別紀作昭襄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牛田

國策秦以牛田通水糧

墾令

商君開塞耕戰書載墾令曰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訾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

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賦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糶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賦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溢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面氣不溢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惰民不賦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賦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庸雇也聞民雇役於人也繕治也大夫家長不得役民治事也廢逆旅則姦偽踈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

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
農不能喜耐爽大臣不能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
能喜耐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
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
闕恨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
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
從則誅愚亂農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
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
又高其廨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
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
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

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滯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

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衡輿徒重者必當名則
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
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
私必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徼
勿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來疾則農業不敗農
業不敗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饒食之則姦民
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
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粟

魏文帝典論當七國爭鬪秦粟如山趙若虎

棗粟

韓子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果棗粟以活民詩疏云粟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唯漁陽范陽粟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

載鹽

太平御覽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

行錢

秦別紀秦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十初行錢始皇本紀秦始皇九年令國中有生得嫪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許氏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始皇行錢

租禾

史記秦簡公七年初租禾

賦稅 口賦

史記秦孝公十四年初爲賦董仲舒云秦用商鞅之法力從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曰慎齋記聞云秦商鞅更爲稅法收太半之賦三分而稅一成陽民力殫矣大事記云秦賦戶口百姓貨死而弔生故秦譎曰渭水不洗口賦起卽苛政猛虎之意矣

蠻夷賦

漢舊注云秦惠王以巴氏爲蠻夷君長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幪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緌杜氏通典云秦昭襄王時巴郡閬中夷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注云一戶免其一頃

田之租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

長太平倉

太平御覽云秦始皇四年七月立長太平倉豐則糴歉則糶以利民也

戶籍

史記秦獻公十年初爲戶籍相伍按杜氏通典云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代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

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尙有千二百國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攷蘇張之說秦及山東戍卒尙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尙當千餘萬也

李冰渠

揚雄云蜀有李冰渠秦蜀守通華陽國志云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乃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栢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

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
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
謂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
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
門是也一在淵中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
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是盛
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
勝瀾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永發卒鑿平瀾崖通
正水道冰又通笮通汶井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會
武陽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徑什邡邰
別江會新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岩山徑綿竹入洛東流過

資中會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綿洛爲浸沃也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又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無復水旱之災歲常豐史記云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理道要訣云秦以李冰爲蜀郡太守透百丈堰灌田數千頃蜀以富饒

鄭國渠

通鑑始皇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中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卒使爲之注填淤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關中由是益富饒通典京兆雲陽縣有鄭國渠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雞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師古曰注引也填淤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爲畝秦漢以降卽二百四十步爲畝唐夷狄傳杜佑謂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厯初減至六千頃脩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趨耕河隴可復

君主妻河

史記秦靈公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余按魏俗

亦爲河伯娶婦然民女耳秦乃以君主甚矣魏自西門豹爲
鄴令此俗遂絕秦則靈公以下世世守爲常法史曰初者明
後世不改也

江神聘婦

風俗通云秦昭王伐蜀令李冰爲守江水有神歲取童子二
人爲婦主者出錢百萬以行聘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
飾其女當以沉江冰徑上坐舉酒酬曰今得傳九族江君大
神當見尊顏相爲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厲聲曰江君
將與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蒼牛鬪於岸有頃冰
還謂官屬令相助曰南向娶中正白者我綬也還復對鬪主
簿刺殺其北面者江神死後無復患

田齊食貨附河渠

粟

蘇秦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按詩含神霧云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

魚鹽

國策齊潛王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按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為鹽煮泚水也征而積之十月至正月成三萬六千鐘下令曰孟春農事起無得煮鹽此則坐長十倍桓公糶之得成金萬一千斤國語云齊通魚鹽於東萊

田租 徭役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
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獨不
拜又賜無徭役諸父老皆拜閭邱先生又不拜

河隄

賈讓治河三策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
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此廿二字原脫依漢書補雖非其正水尙
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按宋太祖云夏后治水
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濟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
專利壅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

患弗弭

楚食貨附河渠

粟

蘇秦曰楚地方五十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橘柚

蘇秦說趙肅侯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屈原九章有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言楚王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

三錢

越世家楚王赦常封三錢之府注金幣三等也又楚有銅官

洲鑄錢其上詳職官

更幣

史記孫叔敖爲楚相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相言之王復如故

賦

左傳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它賦數甲兵甲午蔦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斂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

均輸

越絕書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

步

芍陂

皇覽云楚大夫子思造芍陂水利通考云楚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利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裏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一統志云孫叔敖爲楚相截汝墳之水作塘以溉田民獲其利

無錫河 申浦

越絕書云無錫河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賚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爲西野去縣三十五里一統志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陰縣西三十里昔春申君開置田爲上下屯自大江南導分而爲二東入無錫西入武進

威墅俱達於運河今江陰之山川多以春申取義

溝渠

漢書溝洫志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
江淮之間

趙食貨

粟

蘇秦曰趙粟支十年陸深燕開錄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
冀州獨無之冀卽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而
然余按山西在戰國時大半屬趙以此知趙亦瘠國也

田稅

史記平原君家不肯出田稅趙奢爲趙田部吏以法治平原

用事者九人列國紀聞云稅歛之法趙不如楚楚不如秦深
言秦賦之繁也

趙錢

古錢經云趙錢仍晉舊內外皆圓 史記趙王使人徵隨張
儀奉以車馬金錢不言錢制未知經文何據世言錢起於太
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
靡記鹽鐵論云夏后氏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故
或疑周以前未用錢也然史記曰紂厚賦歛以實鹿臺之錢
又曰散鹿臺之錢高謙之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
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鑄
錢不但周也宋洪遵所纂泉志其正用品有真錢夏錢商錢

周錢景王錢齊錢晉錢楚錢趙錢

漳水

趙惠文王二十四年趙徙漳水武平曲

魏食貨附河渠

行田百畝

漢書志云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注云以百畝謂賦田之法一夫百畝

盡地方之教

通典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方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晦

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謂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
增減輒爲粟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
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場

地大稅寡 什一之稅

荀子論魏兵云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注云優復
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什一之稅詳李悝糴法又魏
文侯時租賦倍增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
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
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猶虞人反裘而薪也徒惜其毛
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賦鳩 賦口

文選箋引尸子注云魏之於百姓也日食不賦鳩民疫不賦

許慎淮南注戰國收民役賦不畢者榜口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也

農官讀法

桓子新論魏三月上祀農官讀法法曰耒無十其羽鋤無泥其塗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鴛秋田惕惕如寇來不可測冬田吳越視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則有罰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則有賞

李悝平糶

漢書李悝既為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又曰糶甚貴傷民此民謂土

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

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不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

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什一之稅據此魏亦

法也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

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

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

未與此此農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也

故善平糴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

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而舍一也申

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下熟自

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二舍一下熟自

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分之二也今中饑七十石二

小饑收百百收三分之二也

分之大饑三十石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故大熟則上糴三

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詳見上文使民適足賈平則止

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

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召謂謙曰大

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成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移粟

劉向孟子注魏惠王三十五年河內復旱秋無禾於是惠王乃議移食羣臣曰不可民不可移也將軍王敖曰天乙逐桀囚之漆城武王伐紂黃鉞斬首聖人造事其次繼事因事最下令羣臣皆因王其造之於是惠王移民河東以就食移粟

於河內以給癯老三十六年河東大凶移民河內以就食而移粟於河東

發藪

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又魏文侯有御廩見說苑

十二渠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往到鄴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得錢數百萬用其三十萬爲河伯娶婦當其時巫行視民家好女輒聘爲河伯婦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築齋居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飲食共粉飾如嫁女狀浮之河行數十里

乃溪民俗相戒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西門豹曰嫁河伯婦願往觀也於是嫁河伯婦時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民往觀者三千人西門豹亦往會河上
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女弟子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
門豹曰呼河伯婦來因出帷中豹顧謂三老巫祝曰女醜
大巫可入報河伯當更求好女命投大巫河中有頃曰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有頃又投一弟子河中如是
者三西門豹曰女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
磬折立河上待良久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入趣之皆叩頭
且流血曰不敢復爲河伯娶婦鄴吏民大驚於是西門豹曰
害不去利不興非國也吾爲魏興利鑿渠十二父老子弟雖

煩苦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吾言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魏由是得水利見史記

漳渠

漢書溝洫志文侯曾孫襄王卽位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能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鹵兮生稻梁史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與漢書異一統志亦云河南彰德府有西門渠云西門豹所鑿引漳水以溉田杜氏通典云漳渠

史起所鑿史記誤不知當作何說也按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原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

晉東晉傳云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括地志云漳水源出滹洲長子縣西力黃山

白圭治水

宋蘇軾雜策云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

李悝廢溝洫

水利拾遺云李悝以溝洫爲墟自謂過於周公

北郭大溝

玉海二十一卷內引水經注云浚儀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於北郭以行圃田之水今按竹書紀

年云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

河伯娶婦

詳見十二渠 按玉海云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砠礫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於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爲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爲無窮之患重以決通隄防隳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李垂導河勝書曰春秋二百四十有二年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尙存也

韓食貨

粟

按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秦沃野千里蓄積饒多說齊宣王曰齊粟如邱山說楚威王曰楚粟支十年說趙肅侯曰趙粟支十年說燕文侯曰燕粟支十年獨韓魏不言粟諱之也張儀爲秦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

燕食貨

粟 丹泉粟

蘇秦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

文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
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拾遺記曰燕昭王卽位
廣延國來獻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幄飲以瑤琨之膏飴
以丹泉之粟燕世家燕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
八年燕國殷富

棗栗

詳見上按春秋說題辭云箕尾爲燕陰氣侵生欲俗云食利
地宜栗漢書云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

魚鹽

玉海云碣石在海旁鴈門有鹽澤故云碣石鴈門之饒今人
知齊人之有鹽利不知燕也漢書云上谷至遼東有魚鹽棗

栗之饒

羶裘

蘇秦說趙肅侯曰大王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

七國攷卷二終

七國攷卷三

秦都邑附關塞

犬邱

秦紀非子居犬邱周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注今天水隴邱縣秦亭也地理志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嬴姓邑漢屬天水郡水經注清水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是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與地廣記秦州隴城縣有秦谷郡縣志秦城在隴州東南二十五里世本云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隴西

秦谷亭是也

廢邱

秦紀莊公居其故西犬邱世紀周懿王所都今槐里是也世本云秦非子元孫莊公徙廢邱

汧渭之會

秦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于是始國文公居西垂宮東獵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括地志故汧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三里世紀云襄公二年徙居汧卽此城郿縣故城在岐州鳳翔府郿縣東北十五里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乃營邑焉卽此城也世紀文公徙汧今扶風郿縣是也

平陽

世紀云出公徙平陽郡之平陽亭是也秦紀云寧公徙平陽
括地志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
之處岐山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聚武公居平陽封宮正
義云在平陽城內水經注汧水逕郁夷縣逕平陽故城南

雍城

秦紀德公初居雍城大鄭宮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世紀云
今扶風雍是也括地志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
鄭城也秦紀康公居雍高寢桓公居雍太寢今鳳翔府天興
縣

櫟陽

秦紀獻公城櫟陽徙都之世紀今馮翊萬年是也括地志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爲萬年縣通典漢萬年縣在京兆府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櫟陽故城是周明帝省萬年入廣陽更于長安城中置萬年縣仍移廣陽縣入舊萬年縣城卽今櫟陽縣是也

咸陽

秦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按別紀云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蓋十二年築闕而十三年都之也世紀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于長安故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爲渭城今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西京賦秦里其朔實爲咸陽括地志咸陽故城一名渭城在雍

州咸陽縣東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卽秦徙都者今咸陽縣古之杜郵劉伯莊云冀猶記事闕猶象魏也始皇置酒咸陽宮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自孝公至子嬰十世居咸陽元和郡縣圖志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陽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湧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與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

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

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淮南注云神農明堂曰天府蘇秦天府二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

也胡三省通鑑注云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

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爲長安南山至于太華秦國
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荀子應侯問
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國塞險形勢便山林川澤美天
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
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
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
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
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

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謬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僭僭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殆其無儒耶漢書志云秦地于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皆宜屬焉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

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王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

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義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義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蓄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僊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

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陋景武間文翁爲蜀守
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
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
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
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牁越巂
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
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
富居什六秦關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自非十
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又漢志云雍州其山
鎮曰吳嶽國語謂之西吳古文以爲汧山秦都咸陽以爲西
嶽

函谷關以下附

東

賈子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范雎謂左關阪卽殽函也鹽鐵論曰秦邑商洛殽函以禦諸侯淮南墜形訓九塞曰殽阪按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十二里西征記曰關城路在函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其中劣通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崖上栢林蔭谷中殆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東自峭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二也孟嘗君客雞鳴出函谷燕太子丹亦雞鳴出函谷博物志云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殽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西征賦云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跡諸侯之勇怯莫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

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啟不窺兵于山外班固西
 都賦注云函谷者其谷似函故曰函谷江統函谷關賦云唯
 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隘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
 鹽鐵論云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
 戰國始也

武關南散關西蕭關北臨晉關

張儀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
 西散關北蕭關武關即建武關也張衡東京賦秦負阻於二
 關注云二關武關函谷關也通鑑即墨大夫見齊王曰齊地
 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
 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鄒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
以入矣胡三省云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楚攻
秦自南陽入武關七國形勢攷云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
臨晉南有嶢武關北有蕭居庸天井關以臨胡庭故曰關中
賈誼新書云所謂建武臨晉函谷關者大抵備山東諸侯也
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
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隴關卽隴山關也七國形
勢攷引正義云秦東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
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
塞故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臣瓚曰臨晉者秦築高壘以
臨晉國故曰臨晉

湖關

史記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穰侯車騎東行縣邑

松柏塞

荀子曰秦有松柏之塞

焉氏塞 鄭所塞

呂覽曰公子連亡在魏欲入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齒改入之

長城

王應麟曰秦昭王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非自始皇始也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故稱

紫塞楊泉物理論云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
生男慎勿舉生女甯用匍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撐拄北邊備
對云秦城多承燕趙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
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
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於
高闕代者鴈門都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
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
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
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
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
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

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
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云
開皇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
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
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
幽州皆因古迹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
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
非趙人所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
所不傳故概言因古跡修築也

田齊都邑

臨淄

通釋齊田和立爲齊侯都臨淄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踏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田肯曰齊東有琅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秦也荀卿子說齊相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鮪吾後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鹽鐵論曰齊撫阿甄關榮厯倚泰山負海隅漢地理志曰齊地虛

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蒲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還矣遭我乎狺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七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

作冰紈繡綺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陽關以下附南

博物志云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通於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史記齊世家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云兖州博平

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

穆陵關

山東志穆陵關在沂水縣北一百二十里古齊關也

博關

張儀說齊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
史記齊宣王二年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子博望關而
去與地廣記博州戰國屬齊趙衛三國之交徐廣曰齊威王
六年晉伐齊至博陵

長城

泰山記云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至琅琊臺入
海國策蘇秦云長城鉅防以爲塞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

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城岡上經濟濟州淄州卽西南宛州傅城縣北東至密州琅瑯臺入海正義長城西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郡縣志故長城首起鄆州平陰縣北二十九里齊湣王所築外紀威烈王十六年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田世家趙人歸我長城在齊威王時山東志齊長城在諸城縣南四十里跨安邱境連巨蒙秦萊蕪直至平陰乃齊宣所築以禦楚寇者

楚都邑

關塞附

丹陽

通釋楚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楚蠻居丹陽地輿志秭歸縣

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丹陽凡有數處楚繹熊
始封丹陽則在今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
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隋于丹州置丹陽郡唐于京口
置丹陽郡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郢

楚文王始都郢括地志云平王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十六里
故郢城是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鄢皆
在今江陵境中杜預左傳注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
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而
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桓譚新論曰楚之郢
都車掛鼓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爲朝衣新而暮衣敝

都

楚昭王去郢北徙都都與地廣記都縣故都國春秋時自商
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昭王畏吳自郢遷焉後復還郢吳
越春秋作昭王徙于蔿若注云蔿若字誤當作都蘇秦說楚
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
北有汾涇之塞郟陽

陳城

楚襄王二十三年秦拔郢都北保于陳城

壽春

考烈王二十二年冬徙都壽春命曰郢今安豐軍壽春縣漢
地理志云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

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寢以強大後五世至莊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蔡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蔬羸蛤食物常足故啻厥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佚棧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扞關以下附

七國形勢考云楚肅王四年周安王二十五年蜀伐楚取茲

方楚爲扞關以拒之鹽鐵論云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一名扞關括地志今陝州巴山縣界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汝山浮江以下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江關 陽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括地志云江關今夔州魚復縣南二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陽關今涪州永安縣治關城也

弱關

水經注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扞關弱關在建平秭歸界首巴

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

昭關

范曄傳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

陘塞

國策北有汾陘之塞徐廣曰春秋齊伐楚次於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在密縣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楚世家魏取我陘山在鄭陘塞其說有三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滎陽則正義新鄭近之滎陽春秋爲鄭戰國爲韓蓋南北之隘道楚爲塞以御北方故蘇秦於韓曰南有陘山於楚曰北有陘塞其地一也楚漢亦於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廉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今

襄城屬汝州汾陘之塞蓋在汝鄭二州

龜阨之塞

史記秦踰龜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鄖縣古龜阨之塞也

符離之塞

國策楚苞九夷地方千里西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

方城 萬城

淮南兵略訓曰楚地南卷沅湘北饒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鄴淮潁汝以爲沘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荀子議兵曰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左傳云方城以爲城地理志葉縣有長

城號曰方城朱子曰荆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謂方城
爲城漢水爲池是也博物志云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
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盛宏之荊州記
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鰲縣東至觀水達泚陽界南北聯亘數
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
漢水流其南郭仲產曰若萊於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
於城之南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又唐勒奏土論云楚
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楊用修以方
城爲萬城伯晦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及服虔杜
預之說以關之

桓寬鹽鐵論云楚有汝淵滿堂之固

趙都邑

關塞附

趙城

史記趙之先造父封趙城通釋云在晉州趙城縣

耿

晉獻公賜趙夙耿通釋云河中府龍門縣東南索隱云今河東皮氏耿鄉也

原

趙世家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括地志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爲大夫卽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索隱曰系本成季徙原列國紀聞云襄子嘗居原

晉陽

趙世家趙襄子時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
列國紀聞云趙簡子居晉陽

中牟

趙獻侯治中牟索隱曰在河北非鄭之中牟地理志河南中
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

邯鄲

趙敬侯元年始都邯鄲蘇秦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建國莫如
趙強地方三千里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
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郡趙敬侯自晉陽
始都邯鄲地理志云自中牟徙此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

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
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
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
三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
此時趙方都邯鄲蓋肅侯徙都非敬侯也漢志云趙地昴畢
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
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
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
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
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
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塚作姦

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
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
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
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
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以北迫近匈奴民俗悍犷
好氣爲姦不事農桑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
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
地頗有趙齊魏楚之徒其民鄙樸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
俗於天文別屬燕

信都

李公緒趙記云趙孝成王造檀臺之宮爲趙都朝諸侯故曰
信都亦見宮室攷又史記云客說張耳曰兩君羈旅難以獨
立立趙後扶以義可以就功乃求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扞關

以下附

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
里呂氏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趙之扞關陸道之關也
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

句注塞

句注塞者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也匈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
破并代張儀說燕曰昔趙襄子欲并代與代王遇於句注之
塞郡縣志晉威寧二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

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博物志云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狐井陘之險至於潁陽涿鹿之野鹽鐵論云趙結飛狐句注以存荆代一統志云句注山在代州西二十五里一名西陘史記正義云夏屋與句注相接

鴈門塞

鴈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鴈出其門故名鴈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鴈門爲最故趙李牧漢邾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不可謂非地險也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用間諜厚遇戰士爲

約曰匈奴卽入盜卽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警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高關塞

杜氏通典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關爲塞水經注云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關善能雲舉望若闕焉節狀表目故有高關之名也自關北出荒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關戍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長城

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今按史記趙肅侯七年築長城及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

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是武靈王之前已有長城疑括地志脫一字當是武靈王修長城也圖書記云趙簡子築長城以備狄又在肅侯之前矣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游於雲中徘徊經日大光在其下乃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

魏都邑

附關塞

魏

史記晉獻公以魏封畢萬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漢河北縣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唐分芮城置水經注永樂澗水北出於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

以封畢萬左思賦魏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

霍

魏悼子徙居霍晉州霍邑縣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

安邑

地理志河東安邑魏絳自魏徙此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秦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國策云安邑者魏之柱國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郡縣志安邑故城在

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

柱國者都也

大梁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水經注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居今開封府祥符縣也魏又有少梁史記韓魏戰於少梁注魏有大梁故此稱少梁耳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武陽新都新鄆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鞬鞞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大王之國不下楚說趙曰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張儀說魏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博物志云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淵漢地理志云魏地背觶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濼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

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詩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漕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

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
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
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爲晉侯云故參
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
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百歲之後歸於其居民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
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
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
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
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
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颯颯乎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鮑氏謂他國有山川關塞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按九域志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庾不下十萬宋都大梁太祖欲西邊洛陽據山河之固曰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後山陳氏謂開封無山川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

長城附

戰國之世各有長城秦昭王築長城以備邊楚有長城又有扞關以拒巴趙肅侯築長城以備邊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以備楚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以拒敵魏之長城自惠王築也攷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帥築長城於西邊魏世家
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當是
時秦數侵魏而西戎義渠稱王窺中國故築長城焉鹽鐵論
曰魏濱洛築長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

韓都邑

關塞附

韓原

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爲韓厥從封姓爲韓氏索隱曰按
左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
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韓原曰

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卽今之馮翊縣是也系本云韓萬生昧伯昧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

州

宣子徙居州漢河內州縣括地志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

平陽

貞子徙居平陽晉州臨汾縣世本云景子徙平陽

鄭

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改號曰鄭蘇秦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死穰洧水南有陘

山地方九百餘里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
腹玉海云晉楚之霸也爭鄭秦之并六國也始於韓以虎牢
成臯之險也秦拔成臯滎陽十九年而韓亡圖書編云河南
豫州之地平夷洞達九有一轂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
時韓魏以區區之陋邦北紫南齊環繞數千里界於楚秦齊
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
可謂危矣而終能雞唱荷戈月沉擊柝繼世相仍爲二百年
之戰國及與齊楚偕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
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漢地理志云韓地角亢氏
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
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

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卽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號會爲大恃勢與險密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

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維左沛食溱洧焉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將譖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旣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商阪 以下附西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六國表秦孝公十六年城商塞玉海云商阪一作商塞卽商山也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成臯北

困學紀聞云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鹽鐵論云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

燕都邑附關塞

薊

通釋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都薊輿地廣記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於北燕其後燕國都薊詩補傳曰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或曰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

成王更封召公奭於薊爲燕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
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博物志
云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儉
陸相乘也鹽鐵論云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蘇代見燕王
曰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
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韓非子曰燕襄王
以河爲境以薊爲國龔涿方城殘齊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
輕注方城涿之邑也漢地理志云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
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
城固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元菟

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渤海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外患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漸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

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遼東郡

以下附

匈奴傳燕置遼東郡以備邊通典云舜營州遼水之東是也燕置遼東郡秦漢因之

遼西郡

通典云燕築遼西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天下圖書記云燕築長城又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以隔中外

朝鮮障

蘇秦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按朝鮮傳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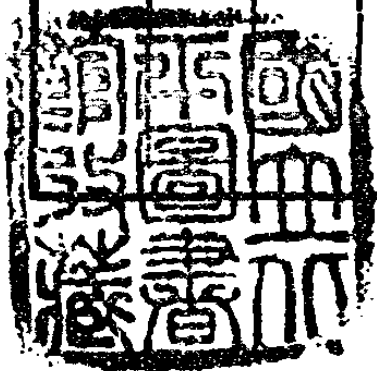
長城

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以別中外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燕與戎相接

杜氏通典云北狄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
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
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僥暴
及涇陽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
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
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
於西河圖洛之間國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
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爲君長往往而聚者
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自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之後
而晉強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泊於戰國趙武
靈王築長城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地千餘里燕亦築

長城以自固北邊備對云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
趙秦隋也秦制多仍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

七國考卷三終





27

七
國
攷
二



成集書叢

經初

著 編 主
五 錄 注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七 國 攷
(二)



3 0649 0525 4

董 說 撰

七國攷卷四

秦宮室

西垂宮

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見秦紀

封宮

一作平封宮

武公元年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雍錄云平陽宮在華山下徐廣云一云居平封宮

大鄭宮

秦紀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

陽宮



50140

112
25788

秦別紀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

左宮

秦別紀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

霸宮

三秦紀云霸城秦穆公築爲霸宮

高泉宮

陝西志高泉宮在扶風縣東美陽縣故城秦宣太后嘗居之

甘泉宮

史記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按陝西有淳化有甘泉宮秦甘泉宮朔

其上也劉歆曰秦王政二年起甘泉宮應劭曰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薛瓚史記註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

虢宮

漢志虢有虢宮宣太后起雍錄云在岐州虢縣

離宮

史記范雎見秦王於離宮應劭曰離本卦體名秦以名宮秦有封宮離宮王律曰離宮別宮也二說不知孰正

秦川宮

郡國志秦川宮者昔非子封秦於此築宮室

長安宮

郭氏元中記云秦文公造長安宮西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

芷陽宮

水經注襄王芷陽宮在霸上

械陽宮

秦昭王起械陽宮見鄭志雍錄云械陽宮在岐州扶風漢書文帝紀二年夏行幸雍械陽宮張晏曰秦昭王所作

蕢陽宮

三輔黃圖蕢陽宮秦文王所起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三里一統志云蕢陽宮秦惠文王建漢時猶存宣帝嘗幸之應劭曰蕢音倍

羽陽宮

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王起見鄭志又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

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箒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研北雜志曰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得古筒瓦古鐏一尙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卽羽陽舊址也

橐泉宮

皇覽云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廟記云嘉泉宮秦孝公造祈年觀德公造漢書注作橐泉宮

興樂宮

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

咸陽宮

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劉向曰秦未兼天下卽厚斂起咸陽宮

華陽宮

秦史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華陽秦太子宫名在陝西西安府舊長安城內

太子卽秦孝文王柱也

六英宮

廣記云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

高寢

秦別紀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

大寢

秦別紀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大寢

愛寢

秦別紀躁公享國十四年居愛寢

冀闕

史記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劉伯莊云冀猶記事闕卽象魏也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三輔黃圖云孝公改都咸陽築冀闕其曰闕必古象魏矣而何以標名爲冀也按史記孝公十一年衛鞅圍安邑降之十二年作冀闕

冀者冀州也安邑卽冀州之邑也冀之爲州堯舜禹皆嘗都焉今孝公已得冀州而築冀闕其必放古闕存者而初立此名也

秦殿

荆軻傳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又燕丹子曰荆軻至秦殿上展圖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余又按各國宮室魏有丹衣柱趙晉陽宮銅柱秦殿銅柱並見本國宮室攷楚有鐵柱見列異傳

章臺

蘇秦說楚威王曰今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又楚懷王入秦朝章臺如藩臣禮見楚世家

三休臺

李善文選注云戎王使由余聘秦秦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
三休臺由余曰臣國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
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爲之則神勞矣使人爲之則人亦勞
矣

祀雞臺

一統志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有祀雞臺秦文公立
寶雞祠築此臺祀之

白起臺

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
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築起號曰白

起臺見上黨記

會盟臺

一統志會盟臺在河南河南府澠池縣西城外秦昭王與趙
惠王會盟於此臺

靈臺

列女傳秦獲晉君以歸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簡
璧穆姬女也衰經履薪以迎公懼乃舍諸靈臺左傳同杜預曰靈
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史記作舍之上舍

鳳臺

劉向列仙傳蕭史者善吹蕭作鸞鳳之樂秦穆公有女字弄
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後數年吹簫似鳳聲

鳳凰來止其舍公爲作鳳臺一統志作鳳女臺

祈年觀一作祈年宮

詳橐泉宮水經注曰雍縣中年井○水經注無此句當有誤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橐泉宮名雖兩出其實一宮也酈又按地理志知其地皆屬雍縣又引崔駰之言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又從而辨正其失曰劉向固言穆公葬無邱壘處矣惠公孝公並是穆公繼世之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也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按酈此言則是祈年宮橐泉宮皆在惠公雍都而亦不知何人所建獨漢書曰祈年宮惠公所起也三輔黃圖作鄴年宮且曰秦穆公所造廟記宮在城外而始皇本紀則曰在雍皆以世遠難究

其的也

廣成舍

史記藺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舍索隱廣成舍之名

張儀樓

杜甫石犀行蜀人矜誇一千歲泛濫不及張儀樓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干城外高百尺蜀紀云張儀既築龜城作樓高百尺定江山南北之勢

觀樓 射圃

華陽國志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與張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

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圃成都縣本治赤里衙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修整里閭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

具園

左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園也

五苑

韓子秦大飢應侯請發五苑果棗以活民按史記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圃

上林

應劭曰嬴秦未并天下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秦苑名也

獸園

三輔黃圖秦有獸圈烈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
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秦王怒使置亥於獸圈中

永巷

史記范雎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
巷宮中獄也

田齊宮室

梧宮

劉向說苑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水經注齊王享楚
使梧宮之側有臺層秀臺西有碑漢熹平間立今廢按山東
通志梧臺在臨淄縣界卽梧宮也又齊地記云齊城有梧桐
臺唐韓翃青州詩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

雪宮

山東志古蹟青州有雪宮在府城內城隍廟西有遺址存齊王見孟子於雪宮卽此郡縣志雪宮故址在臨淄縣東北六里余按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姜齊有雪宮也文選謝惠連云雪宮見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注雪宮在齊故云東國

百畝室

老子注解齊有百畝之室按呂氏春秋齊宣王爲大室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老子注解蓋引此也

右室

史記騶忌子以鼓琴見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應劭曰古諸侯置左右室也

瑤臺

說苑齊威王遊於瑤臺許慎淮南注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者璇瑤石之如玉以飾室臺也

柏寢臺

杜氏通典青州千乘縣柏寢臺齊景公與晏子遊處至國氏王亦屢游樂焉庾亮啟云齊威王不登柏寢之臺故忠臣曰親楚莊王戒強臺而弗登故驕樂日疎

瑯琊臺

戰國春秋威王起瑯琊之臺倚山背流其高九仞淮南子注

齊宣王樂瑯瑯之臺三月不返按山東志瑯瑯臺在瑯瑯山
戲馬臺

呂觀孟子注引國策云齊宣王登戲馬之臺羣臣皆從今本無
按志戲馬臺在新城縣治東世傳齊桓公歇馬之臺一云景
公

祭臺

山東志祭臺在平陰縣西南相傳齊康公葬此後人築祭臺
祭之或曰田齊之王祭之也

漸臺

齊宣王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
見列女傳

九重臺

說苑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畫像向之嘻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卽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易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倉惶聽許 余又按姜齊諸臺名可攷者左傳齊晏子侍於遄臺又齊有檀臺亢倉子齊有清臺不詳世代又關子曰景公登虎圈之臺又一統志桓公臺在樂安縣東齊桓公盟諸侯於此臺他如穆臺牛山臺戰臺封衛臺封禪臺夫人臺或以地或以事名號猶多不能具載又齊威王閉虞姬九重之臺

稷山館

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接予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名曰稷山館七略云齊田駢遊稷下好談論號天口言不可窮盡余按稷山館一名講堂郡國志云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爲稷下學卽稷山館也

明堂

齊宣王欲毀明堂見孟子按禮記明堂位云明堂明諸侯之尊卑昔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故泰山下有明堂相傳為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以為齊所代此句有誤故齊南有泰山云

美唐

呂氏春秋齊人走莒燕人爭金於美唐注美唐齊藏金之處楚方府三錢府之類也篇海云廟中路謂之唐

鹿園

李郊宮室賦齊則柏臺鹿園按孟子曰臣聞郊闕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所謂鹿園也

章華東門 閭門 武鹿門

史記宣王三十六年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插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東門國策作南門

杏唐之門

魯連子魯仲連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一作杏堂之門

稷門

劉向別錄稷門齊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
下一統志稷山者山有后稷祠故名稷山余按虞喜所謂稷
山館者稷山下之館也劉向所謂稷門者稷山下之門也或
以稷門爲稷館誤矣

司馬門

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門按賈誼書曰天子宮門曰司馬
門司馬貞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也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宿而去餘響遠梁三日不絕

郎門

韓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而出倚於郎門

楚宮室

細腰宮

四川志巫山治西北楚襄王所遊之地有古楚宮遺址尙存所謂細腰宮也按楚靈王亦好小腰淮南子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徐陵玉臺新詠序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家人俱言訝其纖手述異記云楚中有宮人草狀如

金蕊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假君宮

越絕書云春申君子假君宮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雷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大宮

國策吳與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大宮負雞次之典

渚宮

左傳云楚子西綏而梁絕王使適至使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杜預注小洲曰渚正義曰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旣至兩間謾言不敢居商縣沿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沂流逆上渚宮當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宮下見之也

章華臺

左傳楚子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杜預曰章華南近華容縣余按楚華容城內又有章華臺蓋宮以臺名也
蘭臺之宮

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楚世家楚有人謂頃襄王曰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蘭臺一名南臺時所謂楚臺者也湖廣志楚臺山在歸州城中舊存楚襄王建臺於此因名又杜詩註作雲臺之宮

壽宮

楚辭蹇將憺兮壽宮注壽宮楚供神之宮也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

楚殿

平原君傳毛遂定從於楚殿上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於殿上又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又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余按齊景公時有得罪者景公大怒縛置之

殿下是春秋已有殿矣

太室

史記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臣請神決之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楚廟也據劉向別錄云楚有太室王遊焉是楚別館

葉庭

國策秦與師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謂宣王曰秦欲九鼎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

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葉庭之下其日久矣鼎入楚必不出

小曲臺

列女傳楚恭王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

層臺

楚書右篇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國人勞苦罷傲士有反三月之糧者說苑云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人諫莊王遂毀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按晉靈公嘗造九層臺

雲夢臺

高唐賦序遊於雲夢之臺通鑑注祝穆云據左傳邠夫人奔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子產相楚楚子享之賦吉日王以田江南之夢蓋楚之雲夢陸江南江北故有南夢有北夢

陽雲臺

古文苑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玉作大言賦文選作雲陽時所謂陽臺者

豫章臺

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

匏居臺

楚語伍舉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臭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或作抱居之臺

放鷹臺

一統志放鷹臺在湖廣安陸州城東南五十里藪澤間四望空濶極目千里而臺居其中昔楚王遊獵放鷹於此又襄陽耆舊記云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鏹馳逐乎華容之下射鴻乎夏水之濱按荆門州北亦有放鷹臺志云楚昭王放鷹之所

附社臺

湖廣志楚昭王遊獵與越姬同乘馳逐登附社之臺望雲夢

之圃顧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不可久也亦見列女傳

春申臺

一統志春申臺在壽州城內東北隅楚春申黃歇所築遺址
尚存

釣臺

一統志釣臺在江陵縣西南龍陂北相傳楚莊王垂釣臺也

乾谿臺

新語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薛
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迺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
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

中天臺

賈誼新書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按魏襄王亦作中天臺詳魏宮又文選注云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中天言高及天半也

章華臺

楚靈王築一名三休臺

左傳楚子成章華臺願與諸侯落之史記靈王七年就章華臺注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華容城內湖廣志云華容城在監利縣又云章華臺一名三休臺按賈子新書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於章華之臺三休乃至臺名三休疑取諸此國語云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造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

章華臺

楚靈王築

一統志楚章華臺在荊州府境有二臺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傳以爲楚靈王所築其在監利者又名三休臺唐胡曾詩茫茫衰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蕭管絕可憐身入野人家

章華臺

楚襄王築

河南志河南開封府商水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初楚靈王築章華臺於華容城內襄王爲秦將白起所迫北保於陳更築此臺

五仞臺

說苑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吾薄德之人也諸侯請

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九重臺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

强臺

淮南子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彷徨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國策云楚王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荆臺

邊讓賦云靈王游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家語云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一統志荆臺在監利縣西三十里士州之南

五樂臺

一統志湖廣河陽府有五樂臺在占州城東北相傳楚王出獵之所孟子注箋云楚康王作樂臺

京臺

文選注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忘死

漸臺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

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請夫人夫人不
去於是使者取符則江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蔡邕琴操
有漸水之臺疑卽此

朝雲館

襄陽耆舊傳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館

高唐館

傅武仲舞賦楚襄王旣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李善注
雲夢藪在南郡華容縣高唐楚觀名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
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漫叟詩話曰濠州西
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宋閻欽愛詩借問襄王安在
哉山川此地勝陽臺蓋言其非爾

高府

史記白公勝劫惠王置之高府杜預曰楚別府也

方府

莊辛說楚襄王方府之金方府藏金之府也

平府

呂氏春秋荆王發平府而視故記章句云平府藏書之室

三錢府

史記楚王使使封三錢之府

東面壇 西面壇

新序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曰此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重於賢臣夫珠玉

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曰貴客也請就上位

楚王池

楚王池在巫山縣治東北其水甘美相傳楚襄王會於池上納涼見志

洗馬池

一統志洗馬池在湖廣荊州歸州得勝門外一里楚襄王時洗馬之所

承巷

列女傳吳勝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

伯嬴持刀曰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
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
救至昭王乃復矣

龍門

楚辭望龍門而不見

蛇門

吳地記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在巳地以
屬蛇因號蛇門

茅門

詳見刑法攷一作第門

棘門

李園殺春申於棘門見史記

楚門

越絕書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脩門

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入脩門些王逸注脩門郢城門也

趙宮室

信宮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見趙世家

晉陽宮

國策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
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君可發而爲矢於是發而試之其堅

則箇銘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及三國之兵乘晉陽城三月不能拔呂覽章句云晉陽之宮銅柱礎天下之雄宮也又云董治晉陽築兵宮而人不見緝矢垣而隣國不備古以銅爲兵春秋戰國皆然郡國志云太原府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卽古晉陽城也董安于所築晉陽故宮一名大明宮在州城內

避暑宮

一統志趙王臺在山西遼州府和順縣西二里狀如伏虎人相傳爲趙襄子避暑宮

東宮

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
爲王見史記

沙邱宮

史記主父飢死沙丘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壇臺之宮

李公緒趙記曰趙孝成王造壇臺之宮爲趙都朝諸侯故曰
信都

邯鄲宮

述異記曰邯鄲有故邯鄲宮基址存焉中有趙王果園梅李
至冬而花春得食

叢臺

郡國志趙有叢臺有洪波臺劉劭趙都賦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唐開元十七年嚴浚作叢臺賦張衡東京賦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太平御覽云趙武靈王建叢臺於邯鄲漢書高后紀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運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洪波臺

見郡國志又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吏於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簡子與之居無幾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

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鑿臺

一統志山西太原府有鑿臺在榆次縣南史記云智伯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韓魏殺之於鑿臺之下卽此後爲洞渦水所沒

檀臺

趙成侯時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見趙世家水經注作檀臺野望臺

述異記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亦曰寒臺

野臺

史記武靈王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徐

廣曰一作望臺按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
六十三里

清臺

韓詩外傳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母恤簡子自爲二書
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聰聽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
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
誦不能得母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黜伯魯而立母恤
清臺一作青臺

東廟

淮南子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

邯鄲層

趙世家趙孝成王十二年邯鄲層燒徐廣曰庫廐之名音膾
索隱曰層積芻藁之處

鹿苑

一統志鹿苑在山西遼州和順縣西二里相傳爲趙襄子養
鹿苑

趙圃

脩墨錄昔戰國趙王作游圃多植松柏名曰趙圃又韓子云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

司馬門

國策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
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諂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

能及銜劍徵之於桂以自刺

諺門

詳司馬門

廣門

燭過典廣門之左詳見趙職官

鹿門

史記趙肅侯十六年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

無窮之門

國策武靈王曰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

遺遺之門

國策武靈王率騎北行出於遺遺之門

魏宮室

丹宮

沈休文史記注梁襄王之丹宮趙成侯之檀臺麗華冠於一時余按國策魏惠王廣公宮制丹衣柱疑丹宮之名從此起也然國策乃惠王沈休文作襄王或別丹宮爾

范臺

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梁王稱善余按白台閭須魏之美女夾林蘭

臺魏之宮苑也故曰南威之美強臺之樂蓋云魏之美女可比南威魏之宮苑可比強臺文章虛實一讀可辨舊注以白台等皆作影語謬甚矣

蘭臺

詳范臺

文臺

無忌上魏王書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棧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

京臺

楚策更羸與魏王處於京臺之下仰見飛鳥

暉臺

國策顏率曰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注臺名曰暉

靈臺

河南志靈臺在府城南二十里戰國魏侯營所築俗名梁惠王臺洪範五行傳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臺春秋緯曰天子靈臺諸侯觀臺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攷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中天臺

新序魏襄王將欲爲中天臺許綰負插而入曰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趾當方一萬里

按此文有脫誤新序云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

其趾須方八千里 盡王之地不足爲臺趾王默然罷築者

文侯臺

魏臺在魏縣界相傳魏文侯築故謂之文侯臺也見志

拜郊臺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南大門外有高臺相傳魏惠王拜郊臺
今稱村曰臺頭堡

武侯臺

武侯臺在今直隸大名府南一十里舊有壇曰武侯壇相傳
謂魏武侯壇也見府志

正殿

說苑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

夾林

詳范臺

梁園

國策魏有梁園温園又信陵君書五入園中索隱曰園卽圃

田鄭藪屬魏

温園

詳梁園

逢忌藪

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又見魏食貨攷

青沼

世說葆真池卽梁惠王故沼桓譚云魏王爲青沼按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疑此沼也

麗譙

莊子徐無鬼見魏武侯曰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亦作麗譙謂華麗而譙嶢戰樓名也按周禮司市思次鄭司農云次市中候樓也周亦有候樓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又黃帝有五城十二樓見漢郊祀志范蠡爲勾踐作飛翼樓以象天門見吳越春秋

郎門

國策樞下先生見魏王曰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

客趨出至於郎門而反注郎門者按韓非子使郎中開道於郎門之內也

夷門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韓宮室

鴻臺宮

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注韓之宮室其地未詳

望氣臺

韓王望氣臺見玉海

聽訟觀臺

孫子荆過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
故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樓雖泯滅然膚基似於
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
以鑿來今故作賦曰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
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乎太清薄邯
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岩堯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
乃宮觀宏敞增臺隱天仗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
角烏鳥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紛滯行以低仰翳修袖而容
與

桑林苑

詳鴻臺宮

高門

韓世家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時紬舉嬴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劉向別錄云韓宮室之美有桑林高門金玉布列五色錯舉

燕宮室

碣石宮

史記驕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云碣石宮

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甘棠臺

昔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立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後昭王慕召公之政起甘棠宮祠召公焉見詩緯注

元英宮

樂毅報燕王書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

洞宮

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故曰洞宮劉滄有宿洞宮詩沐髮清齊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

明光宮

十二國續史燕惠王起明光宮金緯玉經白刃爲表周宮爲衣迷不知其所從入

東宮

燕丹子燕太子丹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日與軻遊東宮臨池而觀拾瓦投鼃太子令人捧槃金丸進之按左傳注云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居東宮

正寢

拾遺記云燕昭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道可得遂乎

磨室

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曆室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曆室宮名徐廣曰曆厯也國策新序作厯室

祇明室

靈氣寶符云燕昭王坐祇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遠集其間

展臺

一統志臺在涿州西南舊傳燕昭王嘗展禮於此作展臺

寧臺

樂毅報燕王書齊器設於寧臺注寧臺燕之臺也

靈臺

志燕昭王起靈臺窮極珍巧子時起工午畢謂之子午臺

黃金臺

上谷郡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述異記云黃金臺或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圖書編又稱金臺

小金臺

一統志黃金臺在順天府東南一十六里又一臺曰小金臺在府東南一十五里燕中雜記云小金臺昭王養學者之處也

金臺

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燕丹又有金臺也

仙臺

水經注燕王仙臺東有三峰甚爲崇峻騰冠衆峰高霞翼嶺岫壑冲深含煙罩霧者舊言燕昭王求仙處按史記云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燕昭王蓋迷於仙者也

崇霞臺

拾遺記昭王登崇霞之臺

握日臺

亦見拾遺記

釣臺

水經注固安縣金臺陝西北有釣臺高十丈陂北十餘步有金臺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徑流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成淪柱礎尙存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自遠而至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

蘭馬臺

詳釣臺

禪臺

薛氏孟子章句曰燕噲築禪臺讓於子之後昭王復登禪臺讓於樂毅毅以死自誓不敢受禪臺一名堯舜臺

逃齊臺

燕有逃齊臺在小金臺東北十六里相傳爲子之之亂齊伐燕羣臣登臺避兵後名臺曰逃齊臺見史記舊注余按帝王世紀云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貫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臺曰逃債周之逃債燕之逃齊可云二逃雙妙

五花臺

一統志五花臺在易州治相傳周武王築爲日者占侯之所曰侯臺至戰國燕昭王建五樓其上嘗遊樂其間更名五花臺

三臺

三臺城在容城縣見志城家記云燕魏分易水爲界築三臺
登降以耀武卽此

陽華臺

燕丹子云荆軻之燕太子爲置酒陽華之臺一作章華之臺
通雲臺

拾遺記昭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山西有昭石去石十
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
重一兩昭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

泉昭館

詳祇明室

華陽館

史記索隱燕太子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之館出美人奇馬
一作華陽臺疑卽陽華臺也史無明文姑並存之又按水經
注易水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怡情
方外之士尙憑依舊居取暢林木二館謂樊於期荆軻之館
也又云易水東歷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
高漸離處也

七國攷卷五

楚國名

楚荆

呂覽荆平王得如黃之狗茵路之贈以畋於雲夢檀弓襄公朝於荆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又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越絕書荆平王傳韓非子齊荆攻魏魏王遺荆王美人亢倉子荆君熊圜問水旱理亂韓詩外傳越王勾踐使廉嵇獻民於荆王尸子云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說苑吳王欲伐荆又魯襄公朝荆新序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通釋云荆自文王始見於春秋僖元年始稱楚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

若國貶之若荊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以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杜元凱曰荆楚本號也按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亦明矣

郢

桓子新論郢王好細腰而宮人餓屈原哀郢曰顧龍門而不見孰兩東門之可蕪史記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尸子郢王問於羣臣曰吾國治乎按此楚荆郢並稱

趙國名

趙邯鄲

竹書紀年周顯王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於安邑十四年邯鄲伐衛十六年邯鄲之師敗我於桂陵我言衛也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二十七年十月邯鄲伐我北鄙隱王卽赧王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桓子新論云邯鄲立王是抱空質也戰國春秋云邯鄲王有吞天下之心皆指趙也

晉

韓魏趙號三晉詳見魏國名攷

魏國名

魏梁

魏惠王徙治大梁國號曰梁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

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大梁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與史記不合今按孟軻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從史記徙梁已四年從紀年徙梁已二十六年故其書曰梁惠梁襄不曰魏惠魏襄也又按魏世家惠王已後或稱魏如如耳見魏王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蘇秦謂魏王秦昭王謂左右今韓魏與始孰彊魏人有唐睢謂魏王秦昭王遠爲發兵救魏趙使人與魏王無忌謂魏王魏太子增質於秦皆稱魏也或稱梁如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楚相昭魚謂蘇代君其爲梁王代請說臣遂北見梁王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皆稱梁也

晉

趙岐孟子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

韓國名

韓鄭

戰國策襄王時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
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
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
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注云鄭韓也又
釐王時或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注云鄭王韓王
也按竹書紀年周安王二十一年魏武侯六年韓滅鄭哀侯
入於鄭烈王二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曰韓山堅賊其君哀

侯曰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是猶稱韓不稱鄭也
顯王元年鄭城邢丘自是已後變韓爲鄭三年曰公子景賈
帥師伐鄭七年曰王會鄭釐侯於巫沙九年曰秦師伐鄭次
於懷十年曰鄭取屯留尙子十一年曰鄭釐侯使許息來致
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王及鄭
釐侯盟於巫沙以釋它陽之圍歸釐於鄭十二年曰鄭釐侯
來朝十四年曰秦公孫壯伐鄭十五年曰東周與鄭高都十
六年曰王以韓師二十四年曰魏敗韓馬陵二十六年曰穰
疵帥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三十一年曰秦蘇胡
伐鄭三十三年曰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三十八年曰王會
鄭威侯於巫沙慎覲王六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隱

王元年曰鄭宣王來朝梁七年曰翟章救鄭數十年間稱韓
者二稱鄭者十四矣

晉

詳見魏國名攷

七國攷卷五終

七國考 卷五

七國攷卷六

秦羣禮

改元

更元 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十四年而卒是

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元年按周文王改元矣尙書運期授後十一年而秦惠王復改元

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蒞二十九年受命受命之月巳是季秋

至明年乃改元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蒞四十歲矣以歷考之入戊午蒞

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

改元則元年歲在巳未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武

成正義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王應麟曰

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

正朔

閏月 秦別紀宣公初志閏月咸陽記云宣公閏月天時定矣獻公爲市人志和矣

十月爲歲首 秦紀昭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次書九月四十八年先書十月次書正月五十年先書十月次書十二月次書二月呂不韋春秋季秋紀亦書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則自昭王以來用十月爲歲首久矣特始皇定爲制耳

朝會

設九賓 史記趙使相如獻璧于秦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

所其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于廷韋昭曰九賓卽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曰設九牢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大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何得有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又荆軻獻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朝天子 孝公二十年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來朝 史記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三年韓魏太子來朝武王四年魏太子來朝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十

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

朝二十九年周君來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韓王入朝魏委國

聽令 凡七國朝會聘享燕饗貢獻見諸傳紀者不可勝
述每存一二附于羣禮蓋余非為記事之書也

聘享

通聘享之禮 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

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

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聘享之禮

遺女樂 繆公以女樂二八遺我王我王受而說之終年不

還抱朴子云秦惠王以美女五人與蜀王

歸襪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之襪禮也杜預曰秦慕諸夏欲

通教于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為方

獄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

朝賀

天子賀 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王二年天子賀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諸侯賀 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

以鴈賀 說苑秦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

冠禮

王冠 惠文三年王冠昭襄王三年王冠

昏禮

嫁女弟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或曰周無豐王
闕本作幽王蓋幽豐字相近而又適其時作幽似矣然以余
推之果爲幽王所娶當云以女弟繆嬴爲幽王后妻字無義
此或如吳楚之君僭稱王號耳且幽王娶申后豈得有繆嬴
耶

嫁宗女 繆公十五年晉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
宗女

再嫁宗女 繆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
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

蠻夷尙女 後漢書云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
世代尙秦女其人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宗室

軍功屬籍

秦法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見史記

貢獻

獻夜光之璧

國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遺車

乘獻夜光之璧于秦王

獻長人

蜀王本紀秦昭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

六尺

燕饗

饋七牢

繆公生得晉君既而與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

之七牢賈逵曰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

賞賜

賜食物 范睢傳秦昭王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

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

賜田宅 樽甘傳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賜爵 史記秦王間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

諡法 附稱號

君諡 莊秦仲子以伐西戎為大夫諡莊公秦自柏翳始襲

莊公子以禦戎封文諡文公寧諡寧公武寧公長子諡武公

武王一日德武公弟德宣公成宣公弟成穆成公弟任

子德諡武德諡德公宣諡宣公成諡成公穆諡穆公康好

康公諡康公共諡共公桓諡桓公景諡景公哀諡哀公惠諡惠公

簡公諡簡公悼諡悼公厲諡厲公躁諡躁公懷諡懷公靈諡靈公簡諡簡公季父始皇本紀云靈公生簡公誤也

獻靈公子師 **孝** 獻公子渠 **惠文** 孝公子諡惠 **昭襄** 武王弟稷

孝文 昭襄王子柱 **莊襄** 孝文王子楚諡莊襄王其

后諡 穆 秦穆公夫人諡穆姬史記作繆王圻曰穆姬晉女

也嫁于小國則不從夫之諡如紀伯姬鄭伯姬潞伯姬是也

次國亦不從夫之諡如文姜聲姜出姜齊姜是也其有叔姬

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諡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諡

太子諡 諡 文公太子 **夷** 哀公太子 **昭** 懷公太子 **悼** 昭襄太子諡

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諡故知

無諡 出子 齊公少子被殺號出子 惠公子被執號出子

故三省云出非諡也以 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子

仲 秦風車駘美秦仲也孔子曰秦仲以號配國者附庸未

公 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德公武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
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蹇公懷公靈公簡公獻
公孝公

王 惠文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帝 秦昭王十九年齊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二月復去
帝爲王

君 應劭云秦惠文王初稱君後稱王

太后 事物紀原云秦昭王母羊氏號宣太后太后之號始于此也

田齊羣禮

朝會

朝天子 通鑑周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朝秦 史記齊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來朝 宣王二年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關而去湣王三十八年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來朝

昏禮

迎婦 湣王四年迎婦于秦

納后 山東志齊閔王出游東郭百姓盡觀宿瘤采桑如故王問而賢之將載後車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以宿瘤爲后又鍾離春齊無鹽

邑之女齊宣王之后也醜嫁不售宣王聞其賢納以為后

燕饗

太牢 顏厲與齊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

貢獻

獻玉珥 韓子薛公相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于王于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之王以賜十孺子明日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獻鵠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見說苑

賞賜

賜車劍 國策齊王逐孟嘗君梁王虛上位遣使者黃金百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孟嘗君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

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

賜牛酒 史記田單為齊相解裘衣寒者王欲因以為已善

乃賜單牛酒嘉其行

賜第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

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威王三賞 國策齊威王下令羣臣能面刺寡人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議寡人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

受下賞

諡法稱號

君諡 桓齊侯田和莊子之子號威午子因齊僭宣因齊子

宣齊辟疆子地諡襄地子法章諡襄王法章按戰國無臣諡

或者以威王少子田嬰諡靖郭君嬰子田文諡孟嘗君矣其實矣馮驩曰孟嘗君客我死而後諡生而稱之乎獨怪王圻續文獻通攷靖郭孟嘗並載諡法又不能張正義之是折索隱之非兩存抵牾之說何無主之甚也右諡法

子 文子桓子武子成子襄子莊子

公 莊子子田和號曰太公田齊未嘗稱侯

王 威王二十六年稱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余按齊威王二十六年周顯王十六年蓋田齊最先王韓宣惠王十一年周顯王四十七年趙武靈王元年周顯王四十四年燕易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七年魏襄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五年秦惠文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先齊而王者獨楚武王耳

帝 滑王三十六年齊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
來說齊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蓋稱帝者二月

楚羣禮

朝會

商人見君 韓詩外傳楚國之法商人欲見君者必有六獻
重質然後得見

聘享

獻天子 史記楚成王憚元年初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
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凡爾諸侯各敬爾職無相侵
伐○按史記曰鎮爾南方夷楚
之亂無侵中國與此文絕異

宗廟

廟堂圖畫 楚辭天問序云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
經歷陵陸仰天嘆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
山川神靈及古賢怪物所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視圖
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據此楚廟有圖畫如周之
明堂也

祭典 國語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
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
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
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

以其私欲干楚國之典

養老

國老

說苑楚王賜虞止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

或作賜菜田三百號

日圃

按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左學

養庶老于右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正義皇

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

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蔡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

更庶老也

禮賢

金幣聘士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

又莊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孔叢子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

昏禮

迎婦 懷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于
楚楚往迎婦

自娶太子婦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取婦婦
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
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

宗室

三姓譜屬 離騷注云楚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勵國士蓋楚官多用同姓故譜

屬最重也

貢獻

獻藥

楚策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

獻魚

新序楚人有獻魚于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

獻鶴

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韓詩外傳作獻鵠

獻珥

國策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不請立后

昭魚因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請

立之

燕饗

饗鄰國公子

楚成王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

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于秦

饗鄰大夫 左傳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

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觴諸侯 說苑楚莊王爲五仞之臺而觴諸侯昭二年楚靈

王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旣而悔之

賜羣臣酒 楚史檇杙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

婦人之衣者

朝設脯糗 楚語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問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

糗一筐以享于文至于今令尹秩之

賞賜

賜田 宋玉小言賦云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
差唐勒宋玉等竝作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有作小言賦王
曰善賜雲夢田國策云昭王反郢蒙穀不受遂自棄于磨山
之中至今無冒注謂子孫雖有罪不冒法也又楚有賞田見
左傳

賜地 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
二縣後十五載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
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攻烈王許之春申
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又襄王封莊辛淮北之地

諡法 稱號附

君諡

武

熊通弑兄蚡冒之子代立諡武王

文

熊通子熊貴諡文王

成

熊貴子熊悼為太子商臣所弑

諡成穆熊暉子商臣莊商臣子侶共侶子審康審子招靈

王審子圍平審子棄疾改名昭熊居子珍惠珍子章簡章子中

聲中子當悼當子類肅類子臧宣臧弟熊良威良夫子熊懷

熊商子熊頃襄熊槐子橫攻烈橫子熊元幽元子悼諡幽哀悼弟猶

諡哀王文王熊賁子熊薏是為杜敖無諡康王子員是為

無諡郊敖無諡哀王猶庶兄負芻殺猶自立滅于秦無

諡按楚自熊繹始封至十七世武王而有諡戎翟之俗積久

乃變也按史記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謂隨請王室尊吾

號王室不聽熊通怒曰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生以為號

死以為諡矣左傳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躡而死不

聽丁未王綏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共王疾告大夫曰不

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
膺受多福是以不得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
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没于地惟是春秋窳窳之
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共王卒于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
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是以
知楚國諡法之重也若夫杜敖無諡邾敖無諡則不得其解

矣右諡法

子 熊繹熊艾熊黜熊勝熊楊熊渠熊渠稱王已而復去王稱子熊摯紅

熊延熊勇熊嚴熊霜熊狗熊罾熊儀是為熊坎熊坎是為熊响熊响是為熊响

蚡音典略云楚自熊繹至蚡音並稱楚子

王 蚡音冒弟爲武王武王之後文王成王穆王莊王共王康
王靈王平王昭王惠王簡王聲王悼王肅王宣王威王懷王
頃襄王攷烈王幽王哀王王負芻按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
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稱楚子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
民和乃興兵伐庸陽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
爲越章王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及
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
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

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
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
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爲武王蓋周桓王十六年也穀梁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
其號也謂辟其稱王之號也

敖 楚熊儀爲若敖熊坎爲霄敖或作文王子熊囂爲杜敖

康王子員爲郊敖棄疾卽位葬于干于訾實訾敖杜預曰不
成君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敖余按敖者楚國尊大之別稱楚
尊官有莫敖可推也熊眴爲蚡冒冒字不可攷

趙羣禮

朝會

大朝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東宮見史記

羣臣宗室之禮 惠文王立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

大備 悼襄王元年大備正義曰謂行大備之禮也

宗廟

廟見 武靈王十六年五月大朝東宮傳國于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養老

三老 武靈年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

慶賞

置酒醕 惠文王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醕五日按漢書音義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醕布也言天子布恩于天下

貢獻

獻雀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雀于趙王而綴以五絲

獻鳩 列子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賞賜

賜田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不出三日疾有間居二日半簡子寤董安子以扁鵲言告簡子賜扁鵲田萬畝

賜衣 烈侯好音欲賜鄭歌者槍石二人田各萬畝相國公仲連不與乃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烈侯悅止歌者田官三人賜相國衣一襲注單複具爲一襲

賜金 肅侯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賜大戊午金百鎰見桓譚論賜冠帶 國策武靈王立周紹爲王子傅又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古注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劔

賜璧 虞卿者游說之士躡屣擔簞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

金百鎰白璧一雙

賜湯沐邑 信陵君傳公子留趙趙王以鄣為公子湯沐邑

諡法 稱號附

君諡 烈趙侯籍趙獻子諡武烈侯弟諡敬烈侯子章諡成章子種諡

肅成侯子語諡武靈肅侯子諡惠文武靈王子何諡孝成何子丹諡

王悼襄丹子偃諡幽繆偃子遷諡幽繆今獨此稱幽繆王徐廣曰王遷無諡

人為代王滅于秦無諡

后諡 武靈王納吳侯之女娃嬴是為孟姚有寵卒諡惠后

右諡法

子 史記趙武卒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卒生趙煥立

是為簡子簡子卒母卹立是為襄子

又襄子弟曰桓子

侯 襄子卒趙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卒

太子章立是為敬侯敬侯子種立是為成侯成侯子語立是

為肅侯

王 肅侯卒子武靈王立按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

曰無其寔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及惠文王立武靈

又自號為主父不知何時稱王也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

孝成王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卒子遷立是

為幽繆王

趙武靈王元年周顯王四十四年

君 見上按武靈王能矯五國之非然趙侯爵稱侯可也今

稱君亦無義沈羽云三晉本大夫而為諸侯者故多稱主君

梁王觴諸侯于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見國策
韓昭侯三日不朝大夫諫曰主君玩國甚矣見典論

父 武靈王自號主父一日君二曰父甚奇

孟 通鑑豫讓漆身為癘吞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
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
幸胡三省云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
孟其後遂襲而呼爲趙孟孟長也

追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韓趙皆立爲諸侯魏文侯二
十三年韓景侯六年趙烈侯六年趙烈侯旣侯遂追尊獻子
爲獻侯焉余又按諸書載列國事蹟其稱號有甚繆者如闕
子云趙簡王好獵是趙簡子也班婕妤好咏扇畫作秦王女乘

鸞尚煙霧乃用簫史事是秦繆公也一統志趙王臺是趙襄子也皆未嘗稱王如楚武王冢皇覽云楚武帝冢韓昭侯作高門胡廣說云昔韓昭帝作高門皆未嘗稱帝是猶朱象不有天下而水經注有鼻天子城山海經有帝丹朱葬處也如楚既僭號而仙鑑有楚莊公則又尊變而卑矣按春秋亦作楚子爵仙鑑稱公無義也

魏羣禮

改元

後元 竹書紀年周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玉海云魏惠王年號云後元

朝會

朝天子 國策魏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十八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來朝 史記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紀年作十四年受經 史記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

黃金聘士 孔叢子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

昏禮

尙主 魏相公叔尙主而害吳起見史記如淳曰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

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楊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于上爵或云主者婦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爲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之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尙崇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尙言帝王之女尊而尙之不敢言娶也小荀子曰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燕饗

觴政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而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饗功之禮 未學篇云魏武侯卽位設饗功之禮以優士大夫設坐廟廷爲三行上功坐前行饋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饋席無重器
觴諸侯 國策梁惠王觴諸侯于范臺

觴大夫 淮南子魏文侯觴大夫于曲陽

貢獻

獻晨鳧北犬 韓詩外傳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可得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于是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此本說苑與韓詩外傳文小異 杜鄴與王音書云昔文侯寤犬鴈之獻而父子益親

死事之賞 列國紀聞魏文侯舉有功而進賞之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又按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于君側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

此其父死于戰此幼子也寡人收之是又恤死事之孤也

賞賜

賜田 惠王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樂襄各十萬
惠王曰非公叔何以知三子之功哉又賜公叔田四十萬加
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見國策

賜衣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
唐奉使侯問于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

諡法稱號

君諡 文魏侯斯諡文 武斯子擊 惠擊子 昭諡惠文紀 襄是也

哀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 昭諡昭王 安釐昭

子諡安釐王 **景閔** 安釐王子增諡景閔王

無諡 景閔王子假滅于秦無諡

子 **武子悼子魏絳** 絳史無明文無攷 **昭子獻子桓子** 系本有襄子史記無

侯 **文侯** 二十二年列為諸侯 **武侯惠侯**

王 **襄王** 元年 **哀王昭王安釐王** 假按魏襄王元年

年周顯王三十五年也

追王 史記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然後追尊

父惠侯為惠王呂氏曰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

一年王與諸侯會于徐州其後十七年卒所謂今王者襄王

也今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

十二年史記誤分惠成王之世為二王之年數也其曰襄王

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然後追尊父惠侯爲惠王者卽惠王改元一年會諸侯于徐州也追王之說史記誤右呂氏云索隱曰世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改元爲後元一十七年卒史記分惠王之歷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無足疑者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右索隱云據呂氏之說襄王不追王據索隱之說惠王不改元余攷經世稽覽圖魏惠王改元後元一年其年卽薨子襄王立又按孟子至魏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後襄王立孟子尙在魏也若惠王改元後又十七年而卒孟子豈能在魏十八年及襄王

之世哉當是惠王改元之年卒襄王元年追爲惠王紀年脫襄王一代又誤于慎覲王二年作魏惠王薨嘗言襄王薨也今王卽哀王也或曰孟子曰梁惠王何也曰從後言之也孟子退而著書之年在襄王追王惠王之後也

韓羣禮

朝會

執珪 孔叢子云韓與魏仇敵之國而韓釐侯執珪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執珪者謂執珪而朝

宗廟

視牲 天中記韓昭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侯曰是非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

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諡法附稱

君諡

景

韓侯虔

烈

虔子取諡

文

列侯子

哀

文侯子

為韓嚴

所弒諡

懿

哀侯子若山

昭

懿侯

文

昭侯

哀

又作鄭釐

哀侯

懿

索隱曰年表作莊侯

昭

侯懿侯

文

昭侯

哀

又作鄭釐

門屈宜曰昭侯不出此門云云凡

宣

惠

昭侯子諡

襄

宣惠

王

襄

宣惠

子

韓武子

事晉

封于韓原

十一世皆稱子

侯

景侯

始列為諸侯

列侯

文侯

哀侯

王

昭侯

子宣惠

王十一年號為王

襄王

釐王

按韓

宣惠

王十一年

周顯王

四十七年

六國表作十年則顯

王

四十六年也

蓋顯王

三十二年

秦王

三十五年

七年韓王燕王四十四年趙王數年之間五王並立矣
君 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為王據此十一年已前稱君也

燕羣禮

宗廟

修宗廟

漢略燕昭王三年修其宗廟

修齊廟

白帖燕將樂毅下齊七十城而修齊宗廟

禮賢

築宮

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擁篲

史記騶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位而受

業又阮籍奏記云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燕饗

駃騠食 鄒陽書蘇秦相燕燕人惡之于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云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王重蘇秦雖有譏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

千里馬肝 燕丹子云太子有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

貢獻

獻豕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見符子

獻香 獻珠

並詳雜徵

賞賜

賜羽衣 詳器服

賜后服 通鑑燕賜樂毅輅車乘馬後屬百兩賜樂毅妻以

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

賜公子服 詳上

賜車馬 詳上

諡法 附稱號

君諡 康 召公自諡康公 惠 康公九世孫諡惠侯懿公子釐

惠侯子諡釐侯閔公子頃 釐侯子頃 頃侯 哀 頃侯子頃 哀侯 鄭 哀侯子鄭 哀侯子鄭

法無鄭鄭是名也余按 繆 鄭侯子 宣 繆侯子宣 宣侯 宣侯子宣 宣侯子宣

桓侯襄公子諡桓公 諡周曰系家襄伯 昭 宣公子諡昭公 昭侯 宣公子諡昭公

武 昭公子 文 武公子 諡文公 又 懿 文公子 悼 惠公子 悼 惠公子 悼 惠公子

公平 諡平公 簡 平公子 諡簡公 獻 簡公 簡公 後次孝公無獻公 孝 簡公 後次孝公無獻公

景公子諡孝公嚴國成諡成公載成公子易文公子武成武成王子諡孝王惠王子諡武成王武成王

無諡

易王子噲無諡孝王子喜為太子丹事滅于秦無諡也

按續文獻通攷云燕有

南北南燕姑姓北燕即邵公所封也如昭三年書北燕伯欵出奔齊莊二十年書執燕仲父注云即南燕伯而史記乃共一世家豈遷別有據歟又左傳有莊公負之子簡公盈與北燕簡公欵而世家獨有一簡公豈即左傳所謂北燕伯歟又有召穆公虎即江漢之詩所稱平淮夷者也而世家亦無之獨有繆侯豈穆即繆歟余又按周公名且索隱曰諡文見國語父子君臣同時並諡矣五經通義曰周桓王時蔡侯卒諡蔡桓侯有德則善諡無德則惡諡故同也攷燕諡法康公九

世孫諡惠懿公子亦諡惠昭王子亦諡惠惠侯子諡釐閔公
子亦諡釐繆侯子諡宣桓公子亦諡宣宣公子諡桓襄公子
亦諡桓釐公子亦諡桓宣公子諡昭王噲子亦諡昭武公子
諡文桓公子亦諡文獻公子諡孝武成王子亦諡孝諡不諱
同

侯 召公封于北燕已下九世至惠侯可攷惠侯釐侯頃侯
哀侯鄭侯繆侯宣侯桓侯自桓侯後稱公

公 莊公襄公桓公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
公平公簡公獻公孝公成公湑公釐公桓公文公

王 易王王噲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按燕易王元年
周顯王三十七年也趙岐孟子注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者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

七國攻卷六終

七國考 卷六

七國攷卷七

秦音樂

鈞天之樂

碧巖大乘法注云秦繆公夢饗於帝庭得鈞天廣樂而下其後繆公因作鈞天之樂西京賦云昔者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

昭和鐘

宋祕閣有秦昭和鐘銘云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號事締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敢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號風夕刺刺趨趨萬生是救咸畜百辟眉士趨

趨文武鎮靜不廷優變百邦於秦執事作盟和鍾故名曰誓
邦其音銑銑離離孔煌以昭睿孝享以受屯魯多釐肩壽無
疆峻惠在位高引有慶匍及四方永寶用宜

靈鼉鼓

李斯諫逐客書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宣和琴

古琴錄秦惠文王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夏侯湛琴賦云
聊閒邪于五弦兮翼宣和於萬里蓋指此也

閑邪琴

詳見宣和

超屏琴

燕丹子荆軻見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一曲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羅縠單衫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脫後名其琴曰超屏

盆瓶

戰國策云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盆瓶李斯上書擊箎叩瓶蓋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甌本此

缶箎

許氏說文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文獻通攷曰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李斯曰擊箎扣缶真秦之聲豈以秦人盡有西戎之地而爲此聲故耶又六書纂文載太

公寶缶銘或云秦之廟器也

箏

李斯諫逐客書曰夫擊寶扣瓶彈箏撫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田齊音樂

房中之樂

鐘石書齊宣王房中之樂金遲石緩絲竹合奏秦漢淫聲之祖也或云金遲石緩謂用金石之音少專尙絲竹也余按遲緩之義非廢金石蓋絲竹密而金石疎

大呂鐘

樂毅報燕王書大呂陳於元英注大呂齊鐘名又齊策云大

玉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

和竽

孔融云齊宣王好和竽和竽竽之名也猶秦和鍾也齊記云齊宣王好竽竽者廩食百人

齊瑟

選笙賦云齊瑟秦箏歌錄有齊瑟行又蘇秦曰臨菑之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楚音樂

瀟湘洞庭之樂

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間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

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簫韶不能

比焉每四季之節楚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

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醪於山南仲夏時中

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又襄陽者舊傳曰宋玉謠音而善

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日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

平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間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

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

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

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琴操云一日烈

女引楚樊妃作又楚齊梁子出遊九皋之澤覽漸水之臺張

景置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而疾風質卷雷電奄冥天火四

起霹靂下臻元鶴翔其前元虎吟其後乃援琴而歌作霹靂

引又楚昭王得和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郡中羊由甫知

趙無反遺乃讓於王曰明光常背楚用趙今使奉璧何能述

功德及明光還怒之明

地室金奏

左傳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巫音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爲千鐘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流乎

楚些

丹鉛錄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些巴歌曰嬺又梁元帝纂要云楚歌曰豔宋玉招魂皆以些字爲尾

躬舞

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而靈王鼓舞自若見桓譚新論

萬

左傳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為館於其宮之側而振萬焉夫
人間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
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九龍之鐘

淮南子云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許慎云楚為九龍之鐘以
懸鐘也賈子云子胥入郢毀十龍之鐘其說不同不可攻

楚鐘 楚公鐘

趙氏金石錄楚鐘藏方城范氏銘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

下有

字不鐘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也

可識

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彊楚尤強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又

金石錄載楚公鍾銘云楚公自作余按楚爵子偕稱王未嘗稱公楚公鍾者當是宰邑大夫所造如葉公之類是也

方磬

桓譚新論云瀟湘之樂方磬爲

繞梁琴

古琴疏宋華元獻楚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嫋嫋繞於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曰君淫於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好靡靡之音而喪其國今君繞梁是樂七日弗朝君樂亡身喪國乎於是以鐵如意搥琴而破之

青翻琴

古琴錄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因撫琴
歌曰洞庭兮木秋潯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國作咸陽之布
衣

秋陽琴

襄陽君古器錄繞梁秋陽皆古楚琴

楚笙

闕子云楚笙冠中國又列子云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
王衣錦吹笙必楚俗好笙也

警鼓

詳見兵制文獻通考云昔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旣而
飲酒太過而擊民大警使人止之居數月警而擊之民莫有

起者邵倫曰楚厲王以軍鼓爲酒鼓可謂瀆樂矣

趙音樂

肆夏

禮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按此趙僭禮樂之始

廣舞

劉歆云趙襄王殺代王於廣舞之中按呂氏春秋簡子死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衰服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以其女弟妻代君襄子遂謁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百人先具大金斗代王至

酒酣反斗而擊之盡殺其從者因迎其妻其妻聞之遂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磨笄之山歆言廣舞卽此史記無舞者之文

靈文箏

陸機云趙惠文王有箏曰靈文

趙瑟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使趙王鼓瑟郭恕碑云屏趙瑟絕秦缶潘岳西征賦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

鹿

碧巖大乘注云匏音之妙楚笙趙鹿鹿者笙之類余按金石錄古祭器有鹿器爲鹿形從此起趙之樂器或此義也

趙烈侯之石

鐘石書云有石如磬形銘云趙烈侯之石蓋六國時趙烈侯樂器尙書擊石拊石皆指磬也余按趙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搶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

魏音樂

金石之樂

國語晉悼公十二年伐鄭軍於蕭魚鄭賂以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寶罇大磬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不得乃受魏於是有金石之樂也

魏樂書

方樂書云六國時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之章也

惠侯琴

天山錄任襄掘地得古物木質金采銘曰魏下又有銘字差細曰惠侯琴蓋戰國梁惠王之琴也按史記淳于髡見梁惠王王屏左右見之終無言王讓之髡曰王志在音知惠王淫於聲樂矣然惠侯是諡或其子孫追銘之也

縣琴

陳陽樂書晉師經以琴撞文侯文侯曰卿何解禮之甚也經對曰臣撞築紂非撞陛下也文侯慙之乃懸琴於門爲終身

之戒

摛鑿

劉勰新論云魏文侯好摛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漢書禮樂志云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

燕音樂

縈塵集羽之舞

拾遺記云燕昭王三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于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

女伶代唱其曲女伶已詳雅官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紫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日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

宗廟之樂 筑

刺客傳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既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泣淮南子云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謂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曠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許慎注筑曲十二弦

七國攷卷七終

七國攷卷八

秦器服

傳車

秦昭王使以傳車召范雎見史記

翠鳳旗

李斯諫逐客書云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龍文鼎

史記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臙而死

智囊鼎

秦丞相樛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古文大篆書見鼎錄

定蜀鼎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見鼎錄

秦公敦

廣川書跋云商人堠中得敦銘曰秦公敦其制簋也

御璽

通鑑秦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玉御璽發兵攻斬年宮

相印

史記秦王收穰侯之印注印相印也又應侯歸相印劉向別錄云秦惠文王置相印虎鈕白趾按白趾不可攷

有司印

事物紀原云事物始曰州縣之印始於春秋按商鞅書定分

篇曰法令之長卽以封右券以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印則有司之賜印自秦孝公變法始耳

玉符

通鑑呂不韋爲異人說華陽夫人夫人承間言於太子太子許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

屏風

燕丹子云荆軻把秦王王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按此秦殿上屏風蓋斧屐之遺制也

帶劍

史記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正義曰春秋官吏各得帶劍

劔有二一佩劔所謂衣冠帶劔是也一兵劔持以相格殺者也秦別紀作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劔

黼黻之服

史記秦獻公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羅縠衣

詳見屏風據燕丹子秦王衣羅縠單衣坐殿上矣余不能無疑

降服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

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注云降服素服也

武幘

物原云秦孝公作武幘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夾轂子云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卽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說略云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唯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

青藤山人路史云抹額是大再

所制

旄頭

述異傳云旄頭飾騎秦文公作使之先驅按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木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

象牙釵

中華古今注釵古笄之遺制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

連環

春秋後語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田齊器服

文車

國策齊王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

相印

史記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璽始稱曰印余按楚尙有相璽

鹵器

史記潛王二十九年燕將樂毅遂入臨菑盡取齊之寶藏器及淖齒殺潛王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注鹵器宗廟器也又樂毅報燕王書齊器設於寧臺

寶盤

博古圖云楚姬匱盤高四尺五寸深一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先是得楚姬匱齊侯作楚姬寶匱楚與齊從親在齊潛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潛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尙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容齋洪氏隨筆曰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十年豈必當潛王時從親乎且潛王在齊侯王中最爲驕暴嘗爲東帝豈有自稱侯之理

服劍

詳見文車服劍者王所自佩劍也

側注冠

通典云齊君冠曰側注冠形如通天冠頂不斜卻直豎鐵爲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筓一名高山冠其曰側注冠者冠體側立而曲注故名秦滅齊以賜近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

黃金帶

國策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楚器服

楚車

桓譚論云莊王爲車銳上斗下號曰楚車又陸子云楚平王

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
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安車

孔叢子云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又見家語又楚有樓車巢車見

制楚兵

王輿

左傳云昭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又
楚莊王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

輦路

左傳析父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荆山輦路藍縷以處草莽
杜注云輦路柴車也

青翰舟

說苑云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鵝

舩船

屈原九章乘舩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注舩船船有窗
牖者或曰小船也蓋楚效吳人所為之櫂

玉旌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曰一國
兩君其誰堪之杜預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楚僭號故
有王旌也

九龍鼎

春秋後語云吳入楚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按楚又有九龍之鐘見音

樂

銅盤

平原君傳毛遂從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嘗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索隱曰銅盤若周禮所用珠盤也

楚王蓋彝

周器欵識錄有楚王蓋彝又有楚公彝按楚初稱子後僭稱王無楚公之稱

相璽

國策楚置相璽玉海云古有璽說者以秦制乘輿六璽以為

秦始皇者非老子云爲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是古有璽也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沈羽云六國制傳信書今世所傳六國璽可攷

將軍節

呂氏春秋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畱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說略云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

印綬

吳越春秋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

綬往許召子尙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
免平王內慚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爲國相封二
子爲侯尙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
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漢官儀云綬者有所承受
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玉屏風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云是楚王塚獲玉履
玉屏風玉屏風甚奇矣按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
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玉虎子尤可怪

玉鏡

齊春秋云襄陽人發古塚有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

僧虞善識字體亦不能解襄陽古冢卽蕭子顯齊書所稱襄陽楚王塚也

象牀

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按世本云紂爲玉牀

鐵如意

古琴疏楚王樂繞梁之琴七日不聽朝樊妃進諫於是以鐵如意搥琴而破之

金諸侯

賈子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今大國之君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駟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

故興師而伐之

玉劍

詳見翠衣

長劍

詳見切雲冠王逸楚辭注云長劍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劍也漢書注云楚長劍有長丈者

翠衣

說苑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舄立乎流水之上

翠被

左傳楚子田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素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出困學紀聞云楚之興也箠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絳衣

墨子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博袍

詳見絳衣

楚服

史記呂不韋爲秦異人說於秦及異人至秦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復陶

詳見豹舄注秦所遺羽衣也

長冠

杜氏通典云長冠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裏亦名齋冠後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寸後人謂之鵲尾冠也

遠遊冠

通典遠遊冠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展筩橫之於前

獬豸冠

通典獬豸冠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纒爲展筩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執法者服之謂之獬豸冠者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爲冠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豸冠楚國效之

獬楚冠儺冠

淮南子云楚莊王好獬楚冠國效之也許慎注今力士冠

胡瓦切又淮南子云楚莊王服儺冠又左傳云南冠而縶者誰也注楚冠也

皮冠

詳見翠被

切雲冠

楚辭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注切雲當時高冠之名薛孝緒曰楚切雲之冠者士冠也

瓊弁 玉纓

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

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杜預曰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玉屐

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一作玉履又賈誼書云昔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踣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踣履哉惡與借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珠履

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見史記

豹舄

詳見翠被

縞舄

詳見翠衣

緣佩

慎論先物略云古有楚之緣佩文理光美絲綸直平此古佩
之上質按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
鞞徐廣曰鞞如巾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鞞所以執事
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
不息佩非戰器鞞非兵旗於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為章
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又桓寬鹽鐵論云七國之時
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注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
止也

趙器服

輦

史記趙孝成王元年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相國印

趙惠文王以相印授樂毅詳見職官攷又史記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合璽

韓子梁車爲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別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璽而逐之

珠玉刀劍室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使欲奪春申君爲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銅料

史記趙襄子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
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呂氏春秋作金斗

智伯頭

春秋後語云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
伯漆其頭以為飲器古今錄云趙漆智伯頭為飲器其後趙
人制飲器大者名曰智伯頭裴氏云飲器榼也晉灼云飲
器虎子也余按呂氏春秋云斷其頭以為觴則虎子說非也

貂服

竹書紀年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
服余按趙武靈王易服騎射詳見兵制即此事也貂沙漠所產當

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實始於周末云

殺羊裘

說苑趙簡子敝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

術士冠

後漢輿服志云術士冠前圓吳制差池邈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惠文冠

通典云惠文冠者趙武靈王改古制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儀云說者以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飲下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

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古今注云貂蟬冠漢制也貂者取其有
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在
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應
劭云惠文冠者北土多寒因以貂皮溫額後代因之曰惠文
惠者蟬也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其說非是按武靈王死
惠文立惠文者如曰趙王冠也不言武靈易創而難守也

鶡冠

後漢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緹加雙
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鶡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武
靈王以表武士注云莊子云緹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徐廣
曰鶡似黑雉出於上黨傳元賦注曰羽騎騎者戴鶡

爪牙帽子

中華古今注云搭耳帽之制本以韋爲之以羔毛絡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爲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

皂靴

典略云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爲之名曰履秦世叅用絲革靴本趙武靈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實錄云靴始起于趙武靈王好服短勒鞞黃皮爲之漸以長勒靴軍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靈王始也學齋佔畢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爲靴徽宗世嘗變靴爲履高宗世又變履爲鞋

方履

孔叢子云孔穿履方履見平原君

貝帶

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鷄冠而朝國策王乃賜周紹衣服冠具帶注貝帶卽貝帶以貝飾帶也

璫瑱簪

詳見珠玉刀劍室

魏器服

夏車

國策或爲六國說秦王曰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夏車者夏篆也篆其車而五采畫也

七星旗

春秋後語云魏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十八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衛鞅謂魏王曰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諸侯伐魏覆其十萬之軍亦見國策七星之旗者帝旗也春秋緯云天子法斗諸侯應宿後漢輿服志曰戰國削滅禮籍修奇麗之服飾其輿馬文罽玉纓象飾金鞍以相誇

九旂

詳見七星旗九旂者九旒之旗也

端冕

陳氏禮書武王端冕以奉丹書則天子齋而端冕信矣諸侯昏禮元冕齋戒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昏以元冕攝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攝盛則僭也

彤弓 玉矢

劉氏國語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使魏趙韓爲諸侯命魏曰王曰斯汝爲諸侯世世夾輔余周室汝母不恪共汝職余有先王之命余亦有車馬彤弓玉矢用錫汝功業母使余謂諸侯其大庇其子子孫孫無效於我周室母好凶兵惡言德俾好與惡失度母使百姓謂我不性不情母使慈惠不下暨仁德不上先朱純一白珍一簠弓三即彤弓也束矢五十即玉矢也以

命文侯

朱純 白珍

詳見彤弓玉矢其後文侯生擊立為太子授以白珍謂之授命見孟子注蓋魏以白珍傳國矣

石牀 石屏風 玉唾壺 銅帳鉤 銅劍 鐵鏡

石枕

並詳魏喪制皆魏殉葬之物也

犀篋

曹植逸文云樂羊反於魏謗書盈於犀篋按春秋後語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謗書一篋

丞相璽

史記蘇代曰太子自相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務以國事魏欲得丞相璽

上將軍印

信陵君傳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

令璽

韓非子外儲云西門豹爲鄴令左右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按六書精蘊云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璽守土爲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爲代君養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爲代天養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璽後之人因改從玉

虎符

詳兵制

韓器服

玉璽

通鑑秦始皇十四年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

相印

蘇秦傳蘇秦佩六國相印是韓亦有相印也蔡邕釋誨云連

衡者六印磊落

燕器服

輅車

通鑑燕昭王賜樂毅輅車乘馬後屬百兩藝苑卮言云凡三

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燕鼎

樂毅報燕王書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

召父彝

博古圖周召父彝銘云召父作乃口寶彝

召公尊

博古圖周召公尊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容七升七

合共重二斤有半蓋器銘云王大召公族於庚辰旅王錫中馬有貫侯四駟南宮 王曰用先中執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此周王褒大召公之族於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駟駟眾多也錫馬蕃庶駟於南宮南宮亦廟也此所謂褒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褒大於廟爲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酒彝也

瑤璫玉櫝斝耳

左傳昭公六年齊侯伐燕將納簡公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斝而動可也二月庚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璫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注云櫝匱也斝

爵類傍有耳皆玉爲之

玉盤

燕丹子云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卽進之軻曰但愛其手太子卽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

印綬

史記王噲收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按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僞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爲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爲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墨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

計之爲三十二夫之入萬石至於斗食左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

丹綃幄

拾遺記云燕昭王三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幄

麟文席

拾遺記云燕昭王設麟文之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

后服

通鑑燕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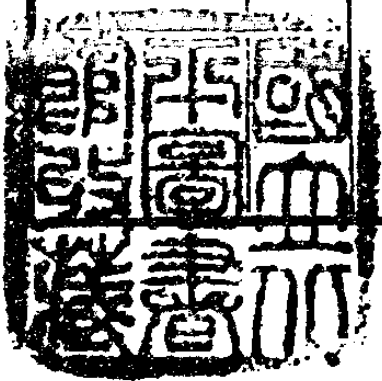
公子服

詳后服

羽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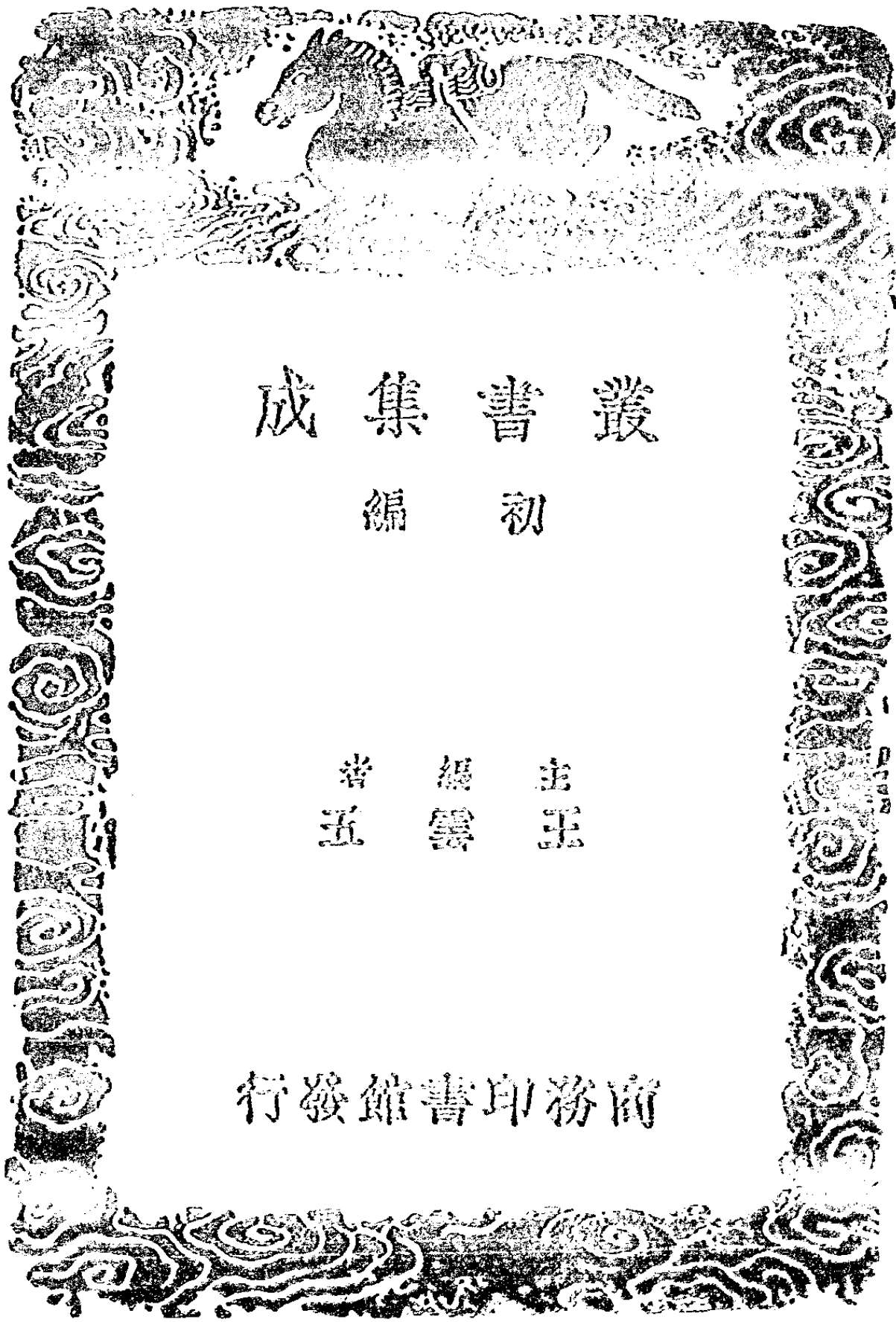
拾遺記云燕昭王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真里也

七國攷卷八終





七
國
攷
三



成集書叢

編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七 國 攷
(三)



3 0649 0521 3

董 說 撰

七國攷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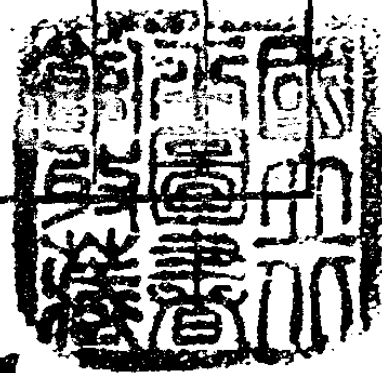
秦雜祀

西時

史記秦襄公以兵定周周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通諸侯聘
 享之禮乃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封禪書云其
 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索隱曰
 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時西時縣名故作西時時止也
 漢書郊祀志曰秦襄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雜祀喪制亦禮也不
附羣禮各為一卷蓋淫祠厚葬戰國無度非禮之禮攷古者慎焉宗廟而外並從雜祀

廊時

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



50141

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十年初爲鄜時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止於鄜衍史淳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按秦紀祠鄜時用三年又秦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德公文公之子也初居雍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漢書郊祀志曰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淳淳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密時

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見史記漢書注云雍有五時太昊黃帝

以下祠三百二所緯略云密時者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鄜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作鄜郊祭白帝曰鄜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也

上時·下時

秦靈公作吳陽上時下時詳見括地注封禪書云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畦時

陝西志畦時在櫟陽縣東北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金自

以得金瑞故作畦時祀白帝畦時者言其時如畦畛也

武時 好時

雍錄云武時好時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時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卽秦靈公所立上時下時吳陽也靈公旣立上下兩時又立武時好時又云秦西時鄜時上時下時漢北時爲五時五時之外又別有四時爲密時畦時武時好時括地志又以密時鄜時上時下時北時爲五時其說相牴牾也余按封禪書云自秦文公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據此武好二時舊在雍地非始於靈公蓋二時久廢自靈公祠之也

郊

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滅周之明年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記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寶祠

秦紀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寶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牢祠之號曰陳寶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

神會也封禪書云其神或歲不至或歲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括地志云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又按神僧傳載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由余識爲佛神事頗詭特儒者所不道

怒特祠

五行傳秦立怒特祠祠以白犬元羊史記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五都故道有怒特祠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間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

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不出故置髦頭

伏祠 狗禦蠱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胡廣曰秦有伏祭自德公始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歷忌說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爲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左傳云皿蟲爲蠱漢書解詁曰狗陽畜也以狗祭社以辟不祥風俗通曰俗說狗別賓客善守禦故著四門

以辟盜賊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辟除不祥取法於此顧氏說略云六月上伏秦始皇所置又云秦穆公始爲伏皆誤也

鳳女祠

列仙傳秦穆公時蕭史夫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臘祠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臘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漢名臣奏曰秦惠文王初立臘祠冬祭祖考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祠周曰蜡漢曰臘漢書解詁曰周曰大蜡

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也又左傳晉侯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故疑左傳
戰國人書也

蜀水三祀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
山爲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
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瀆

久湫 巫咸 亞馳

金石古文載秦詛楚文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馳

亞馳讀作

池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
於渭又次得亞馳文於洛其詞則一唯告於神者隨號而異

其久湫文曰又有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
布愆告於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
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衿以齊盟
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
相康讀作康回無道淫泆眈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
虐不幸戮剔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寘室橫棺之
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
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
社稷戕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圭
玉犧牲速取我邊城新鄆及郝音於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
興其眾張矜憶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逼我邊境將欲復

其貺音迹惟是秦邦之羸眾做賦輸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
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
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
以盟大神之威神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
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 按秦在戰國最多鬼祀史記
六國表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
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
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法言曰節莫差於僭僭
莫差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
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

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楚雜祀

望祭羣神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立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大室之庭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惟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祭上帝

桓譚新論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絃起舞壇前吳人來
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
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
后妃以下

祭岡山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蔡太子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
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注用太子者楚殺之爲牲
以祭岡山之神

歷山祠

越絕書無錫歷山春申時歲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
里

東皇太一祠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按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淮南子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楚辭注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祝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旣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太甚岳陽風土記曰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皆古楚俗也

雲中君祠

楚雲中君祠見屈原九歌謂雲神也歌曰浴蘭湯兮沐芳華
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旣留爛昭昭兮未央楚人名巫爲靈
子若曰神之子也言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
木之英以自潔也

湘君祠 湘夫人祠

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皆楚祠也

大司命祠 少司命祠

九歌有大司命祠少司命祠周禮大宗伯以粢粢祀司中司
命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
兩司命也

東君祠

楚辭注東君祠者曰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東君
歌曰緹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飀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姤
翺飛兮翠會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
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
酌桂漿注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
也

河伯祠

見九歌河伯者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大率爲
黃河之神耳按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
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西飛昭王問周
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

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臯也止不許

沈馬祠

陸璣要覽楚懷王於國東偏起沈馬祠歲沈白馬名饗楚邦河神欲崇祭祀拒秦師卒破其國天不祐之漢成帝時谷永距絕方士疏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趙雜祀

霍泰山祀

史記趙襄子立智伯與韓魏分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

于趙趙不與智伯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
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
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旣至以告襄
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卹余霍泰山山陽
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
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
麋髭頰大鷹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
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錯龜數策占兆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使張孟談潛行反智伯之約私于韓魏
與合謀三月丙戌遂滅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

山祀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在霍山側也 按趙與
秦同姓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卵
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土
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
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旂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
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
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世去夏爲湯御敗
桀於鳴條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之遂
使御太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
侯其元孫曰中涵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事殷周武王之伐紂也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取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椁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驪騊駼耳之駟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爲趙氏中衍鳥身人言蜚廉石棺天賜跡近鬼神不經聞見是故秦趙二國最重祭祀其所繇來者久也

公孫杵臼程嬰祠

史記晉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
曰友程嬰二人謀立孤杵曰死之程嬰卒立趙武亦自殺趙
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正義曰今河
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

魏祭祀

郊

魏惠王有拜郊臺詳宮室

七主之祭

孟子說文梁襄王借天王之號立七主之祭修英雄之聲號
伯中國梁立七主不見他書按封禪書始皇有八神之祭一
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

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梁之七主或亦取乎此也

七國攷卷九終

七國攷卷十

秦喪制

殉葬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三十九年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詩曰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

也

至獻公元年止從死是武公已下十八君皆從死也又

按國策昭襄王時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

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據此昭襄之世尚有殉葬不知獻公

止從死之後又起於何代也皇覽塚墓記云秦始皇塚在驪

山之右塚中以水銀為百川金銀為鳧鴈機相輪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久不滅其葬時後宮無子者皆

殉從死者甚眾

以書葬

皇覽云呂不韋好經書多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

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不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焚詩書

合葬

史記正義云昭襄王卒以孝文王母呂太后與昭襄王合葬太子歸葬

史記秦昭王二年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壽陵

史記昭襄王卒葬壽陵

黃腸題湊

詳見以書葬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

皆內向故曰題奏

墓植柏

博物志云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

遺弔

左傳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諸侯來弔祠

史記昭襄王卒韓王哀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田齊喪制

殉葬

劉向云昔齊威王卒從死七十二人按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人骨狼藉據此自先齊已殉葬矣史記齊宣王卒潛王即位蘇秦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敬齊而為燕七略云齊按檀弓云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又陳乾昔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始殉用人從葬也又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乃負

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又邾子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顧愷之啓蒙注云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古之殉葬者多矣

銅椁

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續從征記曰太公塚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爲坂高十丈曾發之者得一銅椁金玉甚多尙父五世葬周此實田和塚也和遷齊居于海上而別爲諸侯亦稱太公也山東志曰四王墓在臨淄縣南十五里鼎足山齊記補遺曰山基圓頂東西直列乃齊威宣

滑襄四王墓

按姑蘇志虎邱山下有吳王闔閭塚銅棺三周水銀爲池金銀爲地古之厚葬蓋有銅棺椁也

出弔

孟子爲卿于齊出弔于滕白虎通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遭離之嗚呼哀哉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于國君禮錫衰裳弁有絰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衰裳弁絰異姓葛同姓麻

楚喪制

殉葬

史記楚靈王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爲我求食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

能起莘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于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送死并葬之是楚有殉葬之俗也又國策云楚宣王時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何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弛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此又一証

以書葬

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武王家獲竹簡書

青絲編簡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得
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攷工記周官所闕一
統志云楚昭王塚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書古書竹簡
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繪云周禮逸篇又按
云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家民傳言曰公琴卽臯陶冢楚人謂
冢爲琴也又有葛陂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瑟城楚
人又謂冢爲瑟矣名
號大奇附記于此

銅鼎銘墓

皇覽云漢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銅鼎而銘
曰楚元武王墓蓋楚以鼎銘墓也按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
今葬皆用之注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

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塹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爲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核李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酉陽雜俎載齊景公墓在貝邱縣近北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墨莊漫錄載政和間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儒爲陝西轉運遣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闊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此皆以

物殉葬之絕異者也

歸喪

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人皆憐之

如悲親戚

赴

史記郊敖既死公子圍使使赴于鄭伍舉問曰誰爲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

趙喪制

會葬

史記肅侯二十四年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

壽陵

史記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名之事
陵爲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周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
秦惠文始以墓稱陵而民不得稱

水冢

隋圖經云厯陵縣西十里趙簡子冢石虎令人發之初得炭
深一丈得連木木厚高八尺次得流泉水水色青冷非常以
牛皮爲囊作絞車以汲之一月而水無極乃止築城繞之氣
成樓闕

赴

主父死乃發喪赴諸侯見趙世家

魏喪制

以書葬

東晉傳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家
得竹書數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
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
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初發塚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據此魏以
書葬也餘冬序錄云汲縣發古冢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
準一統志又云漢初有人發魏襄王家得竹簡書十餘萬言
胡應麟曰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家非太康二
年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書數十車古

器一二他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于秦火而出于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尙如襄王誠未易者

裸葬

西京雜記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東首裸臥無衣衾據此魏有裸葬之俗也按張華博物志云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爲孝也此與裸葬并爲異特

更葬日

國策魏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官

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羣臣皆不敢言惠公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厯葬于楚山之尾纓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纓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于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謹弛期更擇日按王制云葬不爲雨止注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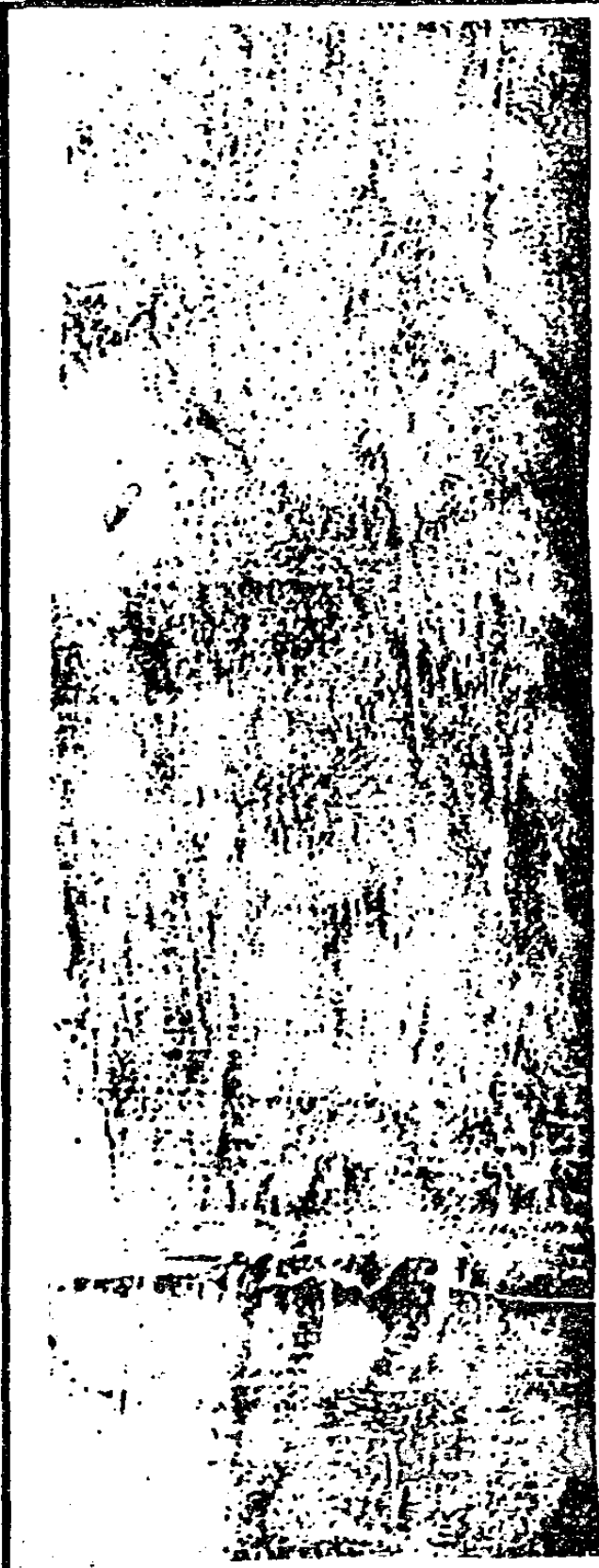
鐵券 石人

西京雜記晉人有發魏哀王家者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物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焉

文石槨

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中有石
牀石屏風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見西京
雜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又秦之先有石棺古史攷曰堯作
瓦棺湯作木棺郭緣生述征記曰桓魋石槨在九里山之東
北也槨有二重門間隱起青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博物志
曰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荆州記曰
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吳
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于邾西閭門
外文石爲棺槨

七國攷卷十終



七國攷卷十一

秦兵制

三軍

文獻通攷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設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又商子載秦三軍之法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給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

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
更慮而怯民不戰是故秦之三軍無相過也

陷陣

詳見三軍又吳子云秦置陷陣三萬

奮擊

蘇秦說秦惠王曰奮擊百萬

帶甲

國策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人踴踴科頭踴

跳躍也科頭不著兜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

衆探前厥後蹄間二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

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步卒

韓非子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於晉

正卒 戍卒 更卒

馬端臨曰秦自非子爲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設三帥而車三百乘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乃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藉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之戍卒凡戰獲首賜爵一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桓寬鹽鐵論云商鞅之任秦也刑菽刈菅草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

小子軍

劉向別錄云長平之役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號爲小子

軍

銳士 虎賁

荀卿曰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陳傅良云秦昭王時有銳士虎賁八百萬按周禮有虎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疏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爲之

斥兵

史記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小戎

秦風小戎云小戎伐收五檠梁駟游環脅驅陰鞞盜續文茵

暢轂駕我騎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
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盜以釐輶
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公豸
盜鎔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
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注小戎兵車也天子車戎謂之
元戎諸侯謂之小戎韓詩內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伐駟秦哀
公三十一年吳伐楚楚王亡申包胥奔告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救楚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
周室按車戰之法春秋如韓原之戰駘秦伯將止之鞏之戰
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鄆陵之戰卻至御楚子韓厥從鄭伯邲
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我元

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卒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於車戰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繡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深得古法菽園雜記云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瑁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曠野其兵將又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瑁以車祿山以騎時異

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

革車 戰車

詳見步卒又蘇秦說秦曰戰車萬乘

疇騎

繆公有疇騎見步卒注疇等也言馬齊等

太白船

蜀王本紀云秦爲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余按周武王有蜂舟見拾遺記伍子胥制玉翼越人有船名須盧見越絕書

相將

史記張儀相秦四歲而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

自將

史記秦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五年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十五年晉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二十五年周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

上首功

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漢書解詁曰秦上首功之國首功者獲首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荀子曰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刦之

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戰無繇也功令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
隸役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
 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
 鯁鯁然嘗恐天下之一合而其軋已也

宗室軍功

應劭云孝公變法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
 不得為屬藉

角抵

太白陰經云春秋末並為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其相
 誇視而秦更名為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

必危

祈戰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伐晉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杜預曰禱求勝也

素服郊次

殺之敗晉歸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於秦秦伯素服郊次鄉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見左傳

田獵

史記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又按秦風駟鐵云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於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狝驕

傳云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疏云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游田狩獵之事又韓詩外傳云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

龍盾 公矛 蒙伐 虎韞

詳見小戎龍盾畫龍於盾也公三隅矛也公矛鑿錐口三隅之矛以白金為其錐也錐錐也蒙龐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龐伐也伐中干也韞弓室也虎虎皮也楚辭云帶長劍挾秦弓

太阿 工市

秦劍有太阿工市見玉海

鹿盧之劍

詳見秦音樂攷白帖云古劍以玉刻鹿盧形

誠劍

刀劍錄云秦昭王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誠

定秦劍

秦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名曰定秦長尺有六寸銘作小篆書見刀劍錄

水心劍

白帖云秦昭王三月三日曲水宴有金人於水中捧水心劍以奉王玉海云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伯諸侯

西戎刀

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田齊兵制

帶甲 五家兵

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舊注五家之兵者五國之兵呂氏曰齊有五家之兵最強也作五國非

技擊 得首賜金

荀卿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銷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矣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注云八兩曰銷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賜銷金贖斬首雖戰敗則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無本賞也典略曰湣王爲技擊孫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

候者

國策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者軍候也

輜車

史記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按輜

車者軍中輜重之車也

文騎

孫子箋云齊宣王以文騎六百匹伐燕

火牛

田單守卽墨先以計給燕將燕軍多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先是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見田單傳

出獵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

威王兵法

劉向別錄齊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昔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遂附穰苴謂之司馬法亦曰威王法書載武經不錄

宣王兵法

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劉子七略云齊宣王兵法九十篇一曰孫臏法也呂氏春秋云孫臏貴勢司馬遷云孫子贗腳兵法修列通典引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敵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道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又孫吳傳云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

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乃自刎

寶劍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於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汁

徽章

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注云兩軍相對曰交和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

楚兵制

三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爲令尹兼政不在三軍之數於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爲兼統三軍矣

九軍

淮南子楚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

左右廣

左傳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爲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於昏內官序當夜鄭氏曰廣者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

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常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 敵安 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邲之戰則二廣皆以候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其實楚人尙左在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楚王能以其國霸其師之戎分為兩廣

偏兩

文獻通攷楚兵制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一卒之外復有十五

乘之偏并十五乘之兩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按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廣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者是也

游闕

左傳楚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

徒兵

通攷云康王以蔿掩爲司馬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藉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卽武卒也許慎淮南注在車曰士步曰卒

舟師

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昭十七年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十九年楚爲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二十七年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汭而還定二年楚囊瓦伐吳師吳人見舟於豫章敗之四年蔡吳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注潘子臣小惟子二子者楚舟師之帥也馬端臨曰楚用舟師自康王始攷之經傳吳舟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於皐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爲舟師以略吳疆昭王時救潛之役舟師及河泃而還其後囊瓦伐吳吳人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帥蓋楚雖以備吳致舟師而實莫能用用亦不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陵師

左傳子期以陵師敗於繁楊注陵師楚陸師也

高廬兵

淮南子楚有高庫之兵呂氏云荆葉公發太府之債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上國之兵 東國之兵

通攷云楚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按照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復用師杜預曰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宮甲

左傳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注是宮中兵也或曰楚有太子之兵曰宮甲

環列

文元年楚潘崇掌環列之尹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若敖六卒

楚有若敖之六卒見左傳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

申息子弟

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於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於子玉而死

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馬戍帥師都君子輿王馬之屬以濟師
杜預曰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曰平常免其行役事急
乃使之耳矣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
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
王馬之屬

詳見上按王馬之屬楚官也然無專名故不入職官

左右司馬

國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按此左右司馬者乃行軍之制故與職官並載
五帥

通攷云楚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帥

左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帶甲 車騎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陳傅良曰楚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尙千餘萬

戰車

楚世家云楚王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春秋感精符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衝車勵武將輪有刃有劍以相振懼宋均曰衝陷敵之車也淮南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

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姓一反名聲
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
於內廝徒馬圍射車奉饒道里遼遠霜雪亟集襁褓不完人
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手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
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
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
之於芻豢許慎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
衝於敵城也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不
巾不蓋孫吳兵法云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
先驅又有屬車輕車爲后殿焉

樓車

左傳宣十五年解楊登諸樓車注樓車上望櫓

巢車

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上為櫓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

駟

文十六年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注駟傳車也

雲梯

尸子云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作雲梯高可參浮雲駕白日此天下之先驅也將以攻宋矣

舟戰之具

墨子云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

進則拒之也

燧象

左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奔吳師武功略曰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劫後漢楊璇以火馬散滑賊晉江迺以火雞破姚襄宋趙遒火猱攻卜漏

輜重

左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預曰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纒亂正兵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柱國將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

荆尸 陳法

通攷云楚自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啟山林武王始為軍政
 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案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
 師子焉以伐隨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遂
 以為名子鎗屬亦楚陳利揚雄方言云楚謂戟為子大抵陳中有利於長
 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子是短兵蓋楚參用
 子為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
 軍行右轅左追虜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戒而備注軍行右轅左追虜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

在車不供卒役分步卒爲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來之
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
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以轅
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
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爲宿備豫定左右
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
無在前者明爲思慮所無之事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
而爲備如今軍行使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
行之持以絳及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見騎賊舉絳幡見步
賊舉白幡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是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
識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爲謀

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爲殿後世精兵多在前或被
擊敗則後無應勁兵殿後最爲良法

左右拒

左傳楚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遊闕四十乘
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
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車左拒當晉上軍
故杜預謂爲陳名文獻通攷楚於陳則分左右二拒

二隊

左傳楚子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杜預曰隊部也兩道攻之

田獵 右孟 左孟 獵陳

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

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聚刺
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
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又莊王獵於雲夢射
科雉得之楚其王出獵而遺其弓湖廣志武王山在棗陽縣
東五十里世傳武王常獵此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
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
司馬命夙駕載燧杜預云孟田獵陳名

太阿 龍泉 工市

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
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子干
將使之作爲鐵劍曰泰阿博物志云寶劍名龍泉太阿工市

三劍皆楚王作者蜀志云楚王作劍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劉向孟子注云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泣相如賦云楚王建千將之雄戟張協七命云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鋌赤山之精乃煉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張協太阿劍銘云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以越砥

鮫革甲

荀卿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韜如金石宛鉅鐵鉏慘如蓬蘆輕利僂邀卒如飄風天下稱強兵莫如楚楊倞荀子注云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不可入孔融肉刑論云古聖作犀兕革鎧今有盆領鐵鎧國語云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爾雅翼云鮫出南海狀如鼈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

尺許皮有珠文而堅勁可以飾物又云犀兕並有甲兕之革最堅故犀甲只壽百年而兕甲壽二百年

腸夷甲

越記云楚王身被腸夷之甲

組甲 被練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云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令步卒服之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

練袍被於身上呂祖謙曰被練若今之軟綿之類

桃弧棘矢

楚世家析父曰先王熊繹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吳越春秋云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弧棘矢而備隣國也

大屈弓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楚享公好以大屈注弓名也疏魯連書曰大屈之弓賈云寶金可以爲劍出大屈地

烏嘯弓

家語楚共王出遊亡烏嘯之弓注烏嘯弓名

繁弱弓

孔叢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忘歸矢

詳見上

鐵矢弩

國策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宛路矰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犬宛路之贈以畋雲夢說苑作箇籛之贈

鈎

史記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爲九鼎徐廣曰鈎楚兵器戈之屬正義曰凡戟有鈎鈎之喙鈎口之尖也

宛鉅鐵鉈

詳見鮫革甲楊倞荀子注云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鉈鉈與鉈同矛也方言曰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楊之間謂之鉈言宛地出此剛鐵爲矛

鉞

左傳昭十二年楚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劓圭以爲鉞秘故請命注命斧也秘柄也玉以飾斧柄也

警鼓

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文獻通攷云傳曰嚴禁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燾後故大周正樂謂凡鼓施於邊徼施之警服

趙兵制

帶甲 車 騎

蘇秦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勢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九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陳傅良曰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粟腹尙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五萬人

劍士

莊子云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百金之士 穀者

史記李牧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燬者十萬人

選車 選騎

詳見上

決水

趙襄子時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襄子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見武經舊注又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見趙世家余按兵法有決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

聖人愚天下之溺由已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也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氏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辨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淮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憐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於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海五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忤也湯武救民於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

胡服騎射

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滄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

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亾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窮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士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

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
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
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
王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父服之家聽
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
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
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
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
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
以輔叔之議且寡人間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
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
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
之所觀赴也戎翟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
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
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謂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
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國也夫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秣

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俗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及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

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鄙微社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遊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

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國策云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藉兵有常經變藉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藉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

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
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
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
藉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
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
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
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
棄功智不遺時今予以官府之藉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
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
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禮大
司馬師帥執提鄭司農云謂馬上鼓疏云鄭蓋據當時已有

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春秋正義云古者馬以駕車六國時始有單騎司馬法孫子無騎戰吳起爲武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言騎戰蘇秦說燕曰騎六千匹說趙曰騎萬匹說魏曰騎五千匹說齊曰騎不得比行說楚曰騎萬匹此戰國用騎戰之驗今六韜言騎射決非太公所以杜牧之注孫子云黃帝險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戎翟騎士乃知單騎之兵出於戎狄按春秋傳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崇卒敗戎大鹵而單騎自此始矣國策注曰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者蓋始教一邑然後行於境內漢劉向曰戰國有騎無騎射騎射胡兵也趙武靈王用之又

按惠文王三十二年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
馬服君虞喜志林曰馬服者服馬也郭氏曰馬騎也服便也
言便於騎射廉頗傳廉頗思復用趙見趙使者爲之一飯斗
米肉十斤被甲上馬郭氏曰趙尙騎射故被甲上馬李牧傳
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武靈以下世
世勿失矣

右軍 左軍 中軍

史記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裒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
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剪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
陘合軍曲陽

太子將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伐鄭伯簡子疾使太子將而圍鄭
武靈王十四年趙何攻魏按何武靈王之太子也卽惠文王

自將

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王自將之詳見前

右軍左軍中軍

武靈王

二十七年傳國於何自號爲主父主父身胡服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
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
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
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從
代道大通還

相將

史記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孝成王十五年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是年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二十一年廉頗將攻繁陽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余按戰國尙兵將相合而爲一假相大將武襄君者蓋當時將軍以相爲重武襄未相故假而攻燕也

借兵

趙敬侯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見史記按敬侯四年魏敗趙免臺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趙剛平困乏之後故借兵

於楚也

田獵

信陵君傳魏公子與王博傳言趙冠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冠也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冠也

犀楯 犀櫓

韓非子云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注以犀爲脅楯而自卧之楯楯類也

趙匕首

李詩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典論云楚國太阿徐氏匕首上世名器按史記燕太子丹將使荆軻刺秦王得趙氏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

魏兵制

武力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二千匹余按武力即荀卿所謂魏氏武卒也

蒼頭 奮擊 廝徒

詳見蘇秦說魏注蒼頭者謂以青巾裹頭為異於眾唐王其河清頌云魏立蒼頭秦稱黔首廝徒者謂養馬賤者亦為兵陳傅良曰魏之兵盛矣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為戎士三十萬

步軍

孫吳列傳龐涓棄其步軍

革車

魏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見吳子

騎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詳見蘇秦說魏

立大將之制

未學篇云魏制立大將君自布席夫人奉觴親醮於廟乃授
斧鉞自立吳起始也

太子將

史記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見年表太子將而戰故為秦虜也
又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見世家

田獵

國策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而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而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惠王軍法

未學篇引魏惠王軍法云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尸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命曰軍賊身死家滅男女公於官五人爲伍伍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十人爲什什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

知而弗揭全什有誅五十人爲屬屬于令犯禁者知弗謁全屬有誅百人爲閭閭于令犯禁者知弗揭全閭有誅自什以上至左右將千令犯禁者揭之免勿揭皆與同罪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虎符非有王命出戶外者誅將兵而還者誅是北類也雖太子勿救按魏世家云將兵而還與北同與此相合乃魏法也余按尉繚子同豈尉繚所定耶

吳起戰法

通典引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

台然後舉旗晝以旌旗旛旄爲節夜以金鼓爲節鼓之則進
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按漢志吳起四
十八篇又尉繚子引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
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
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史記云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
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卒分勞

魏公子兵法

信陵君傳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
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
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
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

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又孔叢子云子高適未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尙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三屬之甲

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道則不易周也是危國之兵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楊倞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三屬之甲者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又吳子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十二石之弩

見上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者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余按一斛爲一石周時已然括言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秬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及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此乃近世教習所致又淮南子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櫓柔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連弩以射消車以鬪許慎注連車弩通一弦以車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

軸

詳見荀子漢書作冑顏師古曰著堯鑿也

銅劍

王隱晉書云汲郡冢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蓋魏劍也山海經注云汲冢中得銅劍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虎符

信陵君傳侯生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欲爲其父報仇使客求殺其父者終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按虎威猛之

獸故以爲兵符漢有銅虎符雲烟過眼錄云太史楊瑀所藏
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某虎發兵待行腹下分書十
千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平腹內作牝牡五竅開全之
則一全虎也

烽

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堦零以薪置其中謂
之烽常眠之有寇卽火燃舉以相告

韓兵制

帶甲 廝徒 負養

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

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於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國策作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甲盾鞬蓋音題鐵幕革抉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遮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蘇秦合從匿短舉長張儀連衡匿長舉短蘇秦知韓地惡不言食貨張儀知韓兵勁不論弓弩

谿子弩

見蘇秦說韓南方谿子蠻人柘弩善射材

時力弩 距來弩

韓有谿子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按時力謂作
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
也見淮南

鐵幕 鞬整

見蘇秦說韓注鐵幕以鐵爲之臂衣也鞬整一作題整

革抉 吹蒦

同上革抉射鞬也謂以革爲射決吹謂楯也蒦謂繫楯之紛
綬也

棠谿 墨陽 合伯 鄧師 宛馮 龍淵 太阿

莫邪 干將

晉太康地理記云天下寶劍韓爲衆有曰棠谿曰墨陽曰合伯曰鄧師曰宛馮曰龍淵曰太阿曰莫邪曰干將按魏了翁經外雜抄云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於棠谿蔡州西平縣西界棠谿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劍九域志云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又琴操云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又桓寬鹽鐵論云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劍也鄧師者龍魚河圖云鄧國有工善鑄劍因名宛馮者殷芸小說云宛人於馮池鑄因以爲號

燕兵制

帶甲車騎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六千匹又王喜以車二千乘攻趙陳傅良曰栗腹之敗於
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

自將 相將

史記燕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
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
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
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鄙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
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燕
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

二軍 偏軍

並詳上

上功 中功 下功 報次

戰國陽秋注云樂毅既破齊昭王親至濟上勞苦令軍中曰將軍得齊祭器謂之下功得齊城郭謂之中功得齊人民心謂之上功上功饗太牢受銳賞其次中功中功饗少牢受鈞賞其次下功下功饗鄉牢無功不饗賜之壺漿謂之報次報勞之謂也余按銳賞鈞賞賞義未詳易緯鄉牢四宋均注云鄉牢習牢也謂雞鶩之屬樂毅列傳云昭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七國攷卷十一終

七國攷卷十二

秦刑法

什伍之法

史記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

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藉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爲之什伍之法淮南子商鞅之啟塞許慎註云啟之以令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杜甫詩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按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至漢文帝元年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舍人之法

商君傳云商君亡欲宿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

棄灰之法

鹽鐵論注云衛鞅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
按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步過六尺之法

詳見棄灰

同室之禁

通鑑秦孝公十九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胡三
省云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鞅始更制禁之堯
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
長幼無序商君令爲之禁止古道也烏可以例言之

末利之禁

秦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詳什伍

私鬪之禁

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詳什伍

殿上之禁

刺客傳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

肉刑

漢書注衛鞅變法令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七百餘人渭水盡赤新序云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釜餓之誅

車裂

商君傳秦惠王車裂商君其後始皇車裂嫪毐文選注云商

鞅車裂李斯腰斬刑轅之辟二人爲首陸子謂秦始皇帝設
爲車裂之刑以歛姦邪非也

棄市

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注秦
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

剖腹

桓譚云秦惠文王剖賢人之腹刑法大壞鍾離意別傳引周
書云秦史趙凱以私恨告國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
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
桃之內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之腹以求桃非禮也

腰斬

不告姦者腰斬詳見什伍之法許氏說文序腰本作要後人加月

戮屍

始皇初卽位遣將成橋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注已死者戮其屍見史記

體解

通志刑法略秦體解荆軻體解卽支解也

梟首

始皇初嫪毐作亂敗其徒三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輕者爲鬼薪見史記在并天下之前

大辟

自大辟至鑊烹并詳肉刑

鑿顛

一作鑿頂

抽脅

按晉書刑法志云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誤

鑊烹

漢書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

囊撲

史記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耳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注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應劭曰秦自孝公以來有此法也

蒺藜

說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耶嫪毐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
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
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曰陛下車裂假
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
名蒺藜諫士有桀紂之名

賜死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白起有罪死注謂賜死也清軒
筆云自周以來有大臣之優刑優刑者賜死之類是也

士伍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淳

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謂之士伍自二級以上有刑罰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罰則刑矣

黥

商君傳秦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又秦法棄灰於道者黥

刑

詳見士伍如淳注

宮

列子云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

劓

商君傳商君既變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法劓之

收孥

詳見什伍之法謂收錄其妻子沒爲奴婢秦法一人罪收其室家鹽鐵論云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

沒家

秦法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見史記注謂沒其一家也

三族

史記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漢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三夷夷三族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如淳曰父

族母族妻族又范睢傳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七族

鄒陽獄中上書云荆軻之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劉向曰荆軻刺秦王不中而死秦兵至燕求軻七族一時並殺之也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十族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

者賜金千斤匿者罪及十族按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元孫之親釋文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左傳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者也今秦有十族之法無攷

滅族

詳見梟首卽族也

鬼薪

詳見梟首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贖死

杜氏通典秦昭襄王與夷人盟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賧徒濫反華陽國志作殺人顧死倏錢

罰賦

荀子注云秦國罰賦余按衛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疑卽罰賦

罰甲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出八牛而家爲王禱王曰非法也人罰二甲一作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

囚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孔衍春秋後語曰秦穆公將

兄子三人囚於內宮內宮疑宮中之獄也

尸子云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日寡

人不敬教不至

遷

史記衛鞅初下令有言令不便者及刑太子師傅有來言令不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盡遷於邊城昭襄王時白起有罪遷陰密見士伍

赦

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五年拔趙二城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郢赦罪人遷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見史記

余讀商子秦之法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
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
必以其數斷守職之吏有不遵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真少恩矣至爲法令置官吏有敢剗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
者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必於主法之吏
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
主法之吏不告及告而非法令所謂也卽以吏民之所問法
令之罪各罪主法者之吏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
鑰爲禁而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
室中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剗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故

桓譚曰秦之重法猶盛三代之重禮樂也初衛鞅學於李悝

其嚴刑峻法皆李悝之教語在魏刑法攷中

史記云商鞅受鞅公族傷殘百

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駟乘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乎

田齊刑法

錦繡之禁

瓊語云齊威王時國中大靡民不衣布於是威王造錦繡之禁罪若誹謗王矣

麋鹿之禁

孟子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圓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烹

呂氏春秋齊王疾痛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
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疾
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
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履登床問疾王怒不
與言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
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乃死又史記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
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貧民日多是子以幣厚我左
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釋名

曰煮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

又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烹無鹽令見淮南子

殺

史記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又潛

王時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斲

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擅衢百姓不

附

車裂

孔叢子云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

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

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又蘇秦傳云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

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
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狗於齊云蘇秦爲燕作亂於
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

刑

韓子注齊刑罪人使守門也

金刀

桓譚論齊宣王行金刀之法余按國語云齊桓公重罪贖以
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譴以金刀宥閒罪索訟
田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耨試諸壤土是金刀之法或卽劍戟贖
罪之意也

楚刑法

雞次之典

國策吳與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大宮負雞次之典逃於雲
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而楚國大治劉向別錄曰楚法
書曰雞次之典或曰離次之典離次者失度之謂也秦滅楚
書遂亡矣

憲令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爲憲令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欲奪之
不與乃讒曰平爲令衆莫不知王怒疏平憲令者法令也

將遁之法

淮南子楚發兵相戰而將遁者誅若不及誅而死乃爲桐棺

三寸加斧鑕其上以狗於國

僕區之法

左傳楚文王作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作為隱匿亡人
之法

茅門之法

韓子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
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

戮其御

此本說苑至公篇與韓非子文小異

僇戮

史記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索隱
曰僇內刑也與戮異戮見茅門法

枝解

韓非子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漢注云枝解截其四肢也

輓

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輓諸栗門杜預曰輓車裂也又淮南子云吳起刻削而車裂然吳起本枝解非車裂也淮南以吳起枝解於楚作車裂而以商鞅車裂於秦作支解

烹

說苑楚莊王大怒解楊將烹之左傳楚白公爲亂旣死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

克則烹何害固其所也乃烹石乞

貫耳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鞭

詳見貫耳

答答王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媿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
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
王之罪當答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
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諫曰君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

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細荆一作細箭保申呂氏春秋作葆申余按楚失刑矣夫君治人非治於人者也爲保申者可諫諫不可諫去從古及今未聞有笞君之臣與受笞之君也周公相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豈敢撻成王哉

墨墨盜

昭七年楚芊尹無字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劉向孟子注曰楚文王墨小盜而國不拾遺不宵行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塗之塗墨者使守門尙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

羈穿人面也鄭注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劓

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說之鄭衷如之因說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子爲見王則必捩子鼻新人見王因捩其鼻王問鄭衷鄭衷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王充論衛所謂鄭衷劓之者也又左傳公子比爲王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注劓截鼻也

剕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則其左足及文王卽位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別其右足又鸞參自刖

詳見職官

宮

左傳楚子曰吾以韓起為闇以羊舌肸為司宮注加宮刑使司宮也

梏

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於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注足曰桎手曰梏

囚

史記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囚伍奢又懷王囚張儀

冥室橫棺

秦詛楚文云楚王暴虐不辜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

寘諸冥室櫛棺之中余按戮孕婦則桀紂故事冥室櫛棺楚法之極創者也

棄市

亢倉子楚平王棄左右近席二人於市

入宅

國策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注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

滅家

國策春申君不聽朱英及考烈王崩李園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之外於是楚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夷宗

通鑑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卽位使令尹盡誅
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胡三省注夷殺也夷宗夷其
同宗也

三族

楚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見應劭漢注

錮

左傳楚共王卽位將爲楊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
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注禁錮勿令仕

趙刑法

國律

張斐律序云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茲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夷

通鑑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廼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沈

說苑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

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
過而黜吾善也

刑徒

山西太原府志三角城在太原縣治西北一名徒人城舊志
云趙襄子所築以處刑徒其城三面故名三角

收家

列女傳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下獄

趙下尹史於獄詳見災異攷

大赦

惠文王三年主父自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見趙世家

魏刑法

大府之憲

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按此是李悝以前魏國相仍之法又淮南子云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之請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璜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必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是其宜也

法經

桓譚新書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所著六篇而已衛鞅受之入相於秦是以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殺人者誅藉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成爲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贖拾遺者則曰爲盜心焉其雜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賊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藉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一作禁藉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曰嬉禁羣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

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武侯以下守為法矣

唐長孫無忌律疏序云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惺集諸王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賊二賊法三四法四捕請之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經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李惺所造戶典廐之三篇謂之九章之律

淫禁 狡禁 城禁 嬉禁 徒禁 金禁

詳見法經

囚捕

自囚捕至及母氏並詳法經

誅 左右伏誅

余按左右伏誅者刑不上丞相故誅左右蔡邕所謂秦漢已前有恥辱之刑是也又受金罪薄故僅用辱刑耳

臙

應劭曰臙截足也

劓

應劭曰劓斬趾也

臧

古無臧刑疑卽腐刑也又按斷耳曰臧耳月相近或傳寫之誤世俗寄猴者事露卽割其耳豈亦魏法之遺乎

宮

尙書刑德攷云宮者女子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周刑一曰墨

二曰劓三曰剕四曰宮五曰大辟五刑之法疏謂宮刑至隋
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
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
又按蔡質云宮刑者男子腐女子閉幽

戍

應劭曰屯戍古之遷刑也

笞 特笞

特笞不可解疑重笞也

罰金

秦亦有罰甲罰賦之法卽藉家

族

族滅宗也又國策云魏王與龍陽君共舩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於是魏王布令於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

夷鄉

夷鄉之法他國無有果行魏酷於秦矣

及妻氏 及母氏

妻氏母氏猶言妻族母族也以上載法經

烹

說苑魏文侯時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當烹

暴尸

魏法戰而怯守而降暴其尸於市詳見兵制攷又惠王軍兵法有全伍全什之誅不重錄

黥

孫吳列傳龐涓恐孫臏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按斷兩足卽臏也故司馬遷傳云孫子臏腳抱朴子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刑孫臏又作刑

流東荒

桓譚新書魏之令不孝弟者流之東荒

丹巾漆領

班固荅人書昔者戰國之時大梁之法得罪小者別以丹巾漆其領有畫衣冠之心

射訟附

韓子云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余按古五刑之禁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悝之法經何其深也衛鞅既不用於魏挾法入秦定刑令什伍連坐匿姦同罰爲私鬪則被刑怠耕織則收孥較魏法經先後一轍作備無後悝不免矣魏之法經曰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

上者族惠王嘗乘夏車建九旂諸侯不得姦天子猶大夫不
得姦諸侯防已極疏繩人徒急吾恐惠王之世國法不行矣

海濱筆乘云李悝弟子衛鞅
得其師書行秦政而伯天下

韓刑法

刑符

劉臻孟子注引韓昭侯刑符曰一罪謂之犯二罪謂之干三
罪大逆曰凶人按論衡云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
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
昭侯刑符者即申不害三符之一也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
故鄭國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新序云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王應麟通鑑答問云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忍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於是行督責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韓非子定法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不可一無也皆養身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
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又曰申不害韓昭侯之
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盡而韓之新法又生先
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
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
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
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
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
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
是以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怯故其國富而兵強然
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

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
卽位此二十字原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缺依韓非子補
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
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
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
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
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又
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
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
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令知而弗言則人主安用
假借矣

殺

琴操云聶政父為韓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

囚

呂氏春秋云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
一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 余按他國皆有酷刑如秦剖腹
鑿顛車裂鑊烹齊斮燕刳腹趙魏收家夷鄉楚檟棺枝解最
為奇慘韓獨無攷

聽訟

韓王有聽訟觀臺詳宮室

燕刑法

截

應劭漢書注引田光謂燕太子丹曰今燕國之法欺上罔國者截截謂腰斬也

刳腹

劉歆七略云戰國之世刑法深苦秦立鑿顛燕設刳腹余按國策張丑謂燕境吏曰我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之腹歆之說豈據是耶

斬

通鑑樂毅圍齊二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昭王於是置酒高會引言者而讓之曰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繫獄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

七國攷卷十二終

七國攷卷十三

秦災異

雨金

秦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見六國表正義曰雨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秦紀作十八年一統志云雨金堡在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東南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金後因名堡按其地古櫟陽縣也又按述異記秦二世元年又宮中雨金秦與金終始者也

雨粟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日爲再中天爲雨粟秦王不得已遣

之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興有德者不祿

六月雨雪

躁公八年六月雨雪見六國表

雨三月

蜀本紀云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月不通

冬雷

史記秦始皇五年冬雷

雷火化爲雀

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文曰秦伯霸又按魚豢典略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大鳥流下化爲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卽

其事也

日蝕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蝕簡公五年日蝕惠公三年日蝕獻

公三年日蝕晝晦獻公十年日蝕獻公十六年日蝕秦武公

六年日蝕晝晦○秦無武公武王即位僅四年無昭襄王六

年日蝕晝晦並見史記

日月食

秦躁公八年日月食見六國表

日再中

詳見雨粟

彗星見

秦惠王元年彗星見厲共公七年彗星見十年庶長將兵拔
 魏城彗星見見通志六國年譜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見六
 國表困學紀聞云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
 衛缺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武王四年彗星見武王十一
 年彗星見見史記位僅四年亦無十一年昭王之世彗星
 三見昭襄王二年彗星見四年彗星見十一年彗星見見通
 志六國年譜始皇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將軍驚死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始
 皇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嫪毐為亂覺誅遷其舍人於蜀四月
 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見史

記按孝經鈞命決曰周襄王不能
 記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也

星書墮

太平御覽秦孝公十二年星書墮有聲

流星

通志災祥略云秦始皇二年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勝數至晚乃息

晝晦星見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見史記六國表

太白蝕昴

鄒陽獄中書衛先生爲秦晝常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大白天之將軍也升中紀號對曰秦舉常平金精食昴或曰

大白食昴天告秦毋殺伐也

渭水赤

洪範五行傳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集異云秦有連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黔網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

鼎飛入泗水

史記昭襄王五十一年鼎入泗水正義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一鼎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先是周威烈王時九鼎震緯略云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魍魎莫能逢之所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水

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咎夏桀之時鼎水忽自沸煎及傳於周
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兆也

地震壞城

昭襄王二十七年地震壞城見六國年譜又始皇十五年地
動十七年地動是年葉陽太后卒

物化爲土

蜀王本紀云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以禮物答而盡化
爲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見六國表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
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馬生角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卽白頭馬卽生角呂氏春秋云人君失道馬有生角京房云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牡馬生子

漢書五行志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馬禍也

烏白頭

詳馬生角風俗通作烏生肉角論衡作象生肉角總一事變易之耳子書多有此敬

梓中大特

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詳見祭祀攷

五足牛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游胸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先是秦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侈將至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日牛以力爲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傳云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蝮語

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不知名牽以

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之以栢捶其首蝮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一統志云秦之逢二童子者曰陽伯雜事占曰鳥獸而人言主其國有大兵

一虎傷千人

華陽國志秦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

黑龍見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以爲水德之瑞見史記劉氏災異略曰秦獲黑龍黑龍者秦也天若曰秦毋成虐將爲人獲秦人昧

而謂之瑞

狼入市

秦惠王四年狼入咸陽市昭王六年狼又入咸陽市見洪範五行傳余按述異記云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陽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爲狼食人故築臺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河魚大上

漢書五行志云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爲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

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蜂食苗

昭王三十八年蜂食苗民無所食見洪範五行傳

蝗蔽天

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見史記自并天下已後並不

載

山木死

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饑山木盡死見五行傳

桃冬花

秦紀獻公十六年桃冬花秦別紀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花當是一事孝獻音相訛耳姑並存之

新生嬰兒言

秦別紀惠文王二年○原作孝公十年依史記改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秦史筆之以為禎祥然不恆為妖故附庸於災異

田齊災異

雨黍

齊威王三十六年雨黍見竹書紀年

雨冰

京房云戰國時齊地雨冰廣者六尺余按夏桀末年冰生於

朝

雨血

齊湣王時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羸博之間地坼至

泉人有當闕而哭就之不見去則復聞其聲淖齒曰天雨血
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
人以告也京房易傳云佞臣祿忠臣戮天雨血

地坼

見上春秋攷異郵云臣恣盛地裂坼紀年云夏桀末年社坼
裂

地景長

潛王十一年齊地景長一丈餘高一尺見竹書紀年

石行

春秋後傳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而行
如海數百步瑣語云齊東有二石高八尺廣四尺而入於海

尸變爲蟬

中華古今注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嚙啖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有人當闕而哭

潛王時有人當闕而哭詳見兩血

楚災異

兩碧

楚宣王六年雨碧於郢見紀年

赤雲夾日

史記楚昭王二十七年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

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
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也

蒼雲圍軫

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
而躡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舉之策上滅蒼雲

按北堂書鈔云楚有蒼雲如霓唐史曰君慢令簡宗廟以無
禮見患七國皆謀皆懷屠君於是立禮正推禱醮於廟堂之
前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謂之神史也不以知道之原星經
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
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
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
冀州畢黃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
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地忽長

楚宣王六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見紀年土踊也

人化爲蛾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見述異記按劉向說苑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余歟又尉繚子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與齊人戰大破之余謂莊王知不妖之妖者敬也公子心知妖之不妖者智也

趙災異

六月雨雪

趙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月生齒齧畢大星

後漢書天文志注云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

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

河水出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見史記

地坼

趙幽繆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幽繆王六年大饑民謔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見史記

魏災異

雨骨

述異記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鞮後國饑時兵疫內記云是

謂陽消

星晝墮

魏惠侯十二年星晝墮有聲見史記

彗星見

魏惠侯十年彗星見見史記惠侯即惠成王也

大風晝昏

史記注云魏文侯卒之歲大風晝昏

山崩壅河

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見六國表按正義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頽山之餘也水經注云陝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翁

仲至此沉沒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爲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號山崩壅河所至耳

河水溢

水經注魏襄王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見竹書紀年

女子化爲丈夫

洪範五行傳云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爲秦而欺奪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使張儀陰變爲陽臣將爲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魏無害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

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余
按魏之災政太廟災及水旱日食妖祥素服避正殿羣臣素
服而弔劉向云魏文侯時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國
之羣臣皆素服而弔此其儀也 古者紀事之書凡宮殿災俱
收災異余所及皆取其不經
故不收魏之御廩災
附記於此以志闕遺

韓災異

大雨三月

韓懿侯九年大雨三月見六國表

旱

韓世家韓昭侯二十五年旱

燕災異

天雨粟

京房傳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按燕丹子云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過之無禮急欲求歸秦王不聽謬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歎之日爲再中天爲雨粟乃雨粟於秦也京房當別有據或雨於秦復雨於燕耳

五月下霜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歎夏五月天爲之下霜江淹書云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曹植精微篇云鄒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

白虹貫日

史記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虹臣象
日君象烈士傳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
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詩推度災曰撓弱不立
邪臣蔽主則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國多死孽天
子命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沈約史記解白虹貫日大臣亡
國燕將滅見此變後客卿荆軻一七首亡燕矣 天官書云
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
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並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
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
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
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以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

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
也侯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侯在熒惑占於烏衡燕齊
之疆侯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侯在歲星占於房心晉
之疆亦侯在辰星占於參罰

七國攷卷十三終

七國攷卷十四

秦瑣徵

霸水

水經注霸水者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

秦讖

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

於是乎出矣封禪書云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小咸陽

揚雄云秦使張儀作小咸陽於蜀按郡國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所謂小咸陽也

爲市

秦別紀秦獻公七年初行爲市

狗堡

三秦記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

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

馬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龜城

寰宇記初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遂名

浮橋

春秋後傳周赧王五十年秦作浮橋於河

機發橋

燕丹子秦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

上計

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年歲不上計

檄楚書

文心雕龍曰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皎然明白張儀檄楚書以尺一明白之文

秦紀

列國紀聞秦史曰紀余按司馬遷本紀之名蓋因秦文

博箭

韓子秦昭王使工人施鈎梯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其長八寸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鈎梯

詳上博箭

沐

世本云秦穆公作沐

輕粉

秦穆公作輕粉見物原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
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見古今注

男子書年

始皇本紀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

斗桶 權衡 丈尺

秦孝公十九年商鞅平斗桶權衡丈尺

白玉虎

太平御覽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善畫之工刻白玉爲兩虎削玉爲毛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卽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事見拾遺記

石牛

蜀王本紀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蜀王卽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蜀道得通三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石犀

華陽國志秦李冰爲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詳見河渠
杜甫詩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志五犀其說
不同

田齊瑣徵

棧道

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伯厚云
據此非但蜀有棧道也

管仲之後

傅子云昔田氏有齊而管仲之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
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管寧

穀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樂府注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蓋其俗云

鬪雞 走狗 六博 踰踯

蘇秦說齊云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踯

以牛鬻鐘

孟子引胡齮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問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陳祥道曰古之用鬻者多矣若天府鬻寶鎮及寶器小子鬻邦器及軍器龜人鬻龜圍人鬻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鬻於始成或鬻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鬻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

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駝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
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叩人鼻以餌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楚瑣徵

典籍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見左傳困學紀聞曰周之大寶河圖大
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寶矣然而老聃
之禮甚宏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之奔楚於是觀射父倚
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

營止九頭圖

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也楚靈王時山崩
毀其墳得營止九頭圖焉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檇杙

列國記間云楚史曰檇杙亦曰書曰志日記檇杙獸名或曰木也湘東紀間云檇杙之獸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輒逃匿史以示往知來故名檇杙

夏州

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縣

楚滅陳爲縣見史記縣名始此非始於秦也

金陵

立齋間錄云金陵卽今南京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

霸山

春秋說文云楚武王獵山自名霸山一統志武王山在棗陽縣東楚武王獵於此又名霸山

玉米田

書舊云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於此產白米如玉楚人遂名其田曰玉米又見屈原外傳

競渡

隋書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
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河因雨鼓櫂爭歸競會亭
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

牽鈎

隋書志楚又有牽鈎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
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鈎初發動皆有鼓節羣噪歌謠振驚
遠近俗云以此厭勝致豐穰

角抵

漢武故事云內庭常設角抵戲角抵者六國時人所造也或
曰角抵楚人造

竹卜

楚辭索瓊茅以筵奠兮王逸注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筵奠
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擲菱於社神以占來歲豐歉
或折竹以下

包茅

左傳包茅不貢盛宏之荆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
責楚穀梁作菁茅也

畫羊懸穀

廣州記曰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昔高
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象爲瑞

六國時廣州屬楚

雞駭犀

國策楚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抱朴子云通天犀中

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名雞駭犀
夜光璧

詳上

明月珠

魯連子云楚之明月出蚌蜃

和氏璧

楚惠文王時得和氏璧見史記

白珩

趙襄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見國語

方府金

見莊辛說楚襄王注云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

黃金 珠璣 犀象

國策楚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

朱鷺

詩疏義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茹黃狗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狗說苑作如黃

鐵腸兔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文綉馬

史記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綉

康王谷

青藤山人路史云世傳始皇併吞六國楚康王避難谷中名
康王谷在匡廬山亦見一統志

采菱城

一統志采菱城在桃源縣東北二十五里其湖產菱肉厚味
甘楚平常采之

趙瑣徵

摩笄之山

趙襄子擊殺代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故趙氏有
摩笄之山詳見音樂按今鎮江府城西南五里亦有摩笄山

志云劉宋戴顓女於此摩笄誓不適人因名

米山

一統志米山在山西澤州高平縣東一十里趙將廉頗積米於此俗呼大糧山

夫人城

郡國志洛州夫人城卽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潘吾刻迹

韓子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潘吾山名

正旦放生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殺之以五絲

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且放之示有生也

魏瑱徵

徑寸珠

史記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之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夜光璧

鄒陽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疑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君臣相博

史記信陵君與魏王博

樂羊城

郡國志定州博陵縣樂羊城魏文侯使樂羊取中山造

上計

韓子西門豹爲鄴令君期年上計新序魏文侯時東陽上計
錢布十倍上計者上其計簿

木鵬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鵬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鵬之飛視天下
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鵬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
無用者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
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韓瑁徵

冰井

湖南志冰井在開封府延津縣西南二十里世傳韓襄土藏冰之處

韓王之爻

古今萬物史魏時鑿土得尺鐵刻云韓王之爻不知爻為何物或云古大事必卜六爻已奠刻而記之疑亦影說姑附於此

燕瑱徵

三九之數

玉應麟曰燕三九之數書

五位之卦

應劭曰燕昭王作五位之卦是曰燕易

蠡下

春秋後諸蘇秦事鬼谷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蠡下傳

說自給

黍谷

劉向別錄曰鄒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今名黍谷

龍膏燈

拾遺記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暹雲之堂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

之威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

荃蕪香

燕昭王散荃蕪之香見拾遺記

銷暑招涼珠

拾遺記昭王時有國獻珠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墜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過此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清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恒春樹

拾遺記燕昭王通霄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

明真里

拾遺記昭王徹色滅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
爲明真里也

七國攷卷十四終

七國考跋

戰國二百餘年之事賴史記國策二書略存梗概而典章制度百不存一董氏博稽載籍類聚羣分皆以旁見側出之文參伍而得其端緒實創從來所未有意甚善也然採摭既廣疵謬亦多如秦策秦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據史記秦本紀及白起傳並作五大夫校字衍高注五校軍營也乃下文亡五校之注誤置於此而於秦職官出五校大夫齊策君王后太史后氏女鮑注后姓也太史官名按後文但言太史氏未有言后氏者姚本太史下無后字則太史乃后之氏非官名也而於齊職官出太史趙策相都平君田單鮑以單無都平之稱依魏策作平都吳氏駁之謂都平卽安平是仍齊

相之稱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而於趙職官魏職官並出平都君不辨其爲一人二人依鮑說則不當列於魏依吳說又不當列於趙首尾橫決真不可解矣燕策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李兌乃趙臣非燕臣策文甚明董氏於趙職官燕職官並出奉陽君尤爲荒謬且書名七國而徵引春秋時事幾十之三至秦用顓頊歷史有明文秦紀月日尙存一二七雄地勢犬牙相錯尤宜辨析而天文僅載災異地理僅載都邑關塞餘皆闕如

提要謂說未成之稿偶爲後人傳錄蓋得其真道古之士因董氏之舊而益考之正其誤謬補其闕遺使二百年間廢興沿革之故釐然可見則是書者未始非大輅之椎輪也丙申

嘉平月錫之甫書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攷 國 七
册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董 說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39